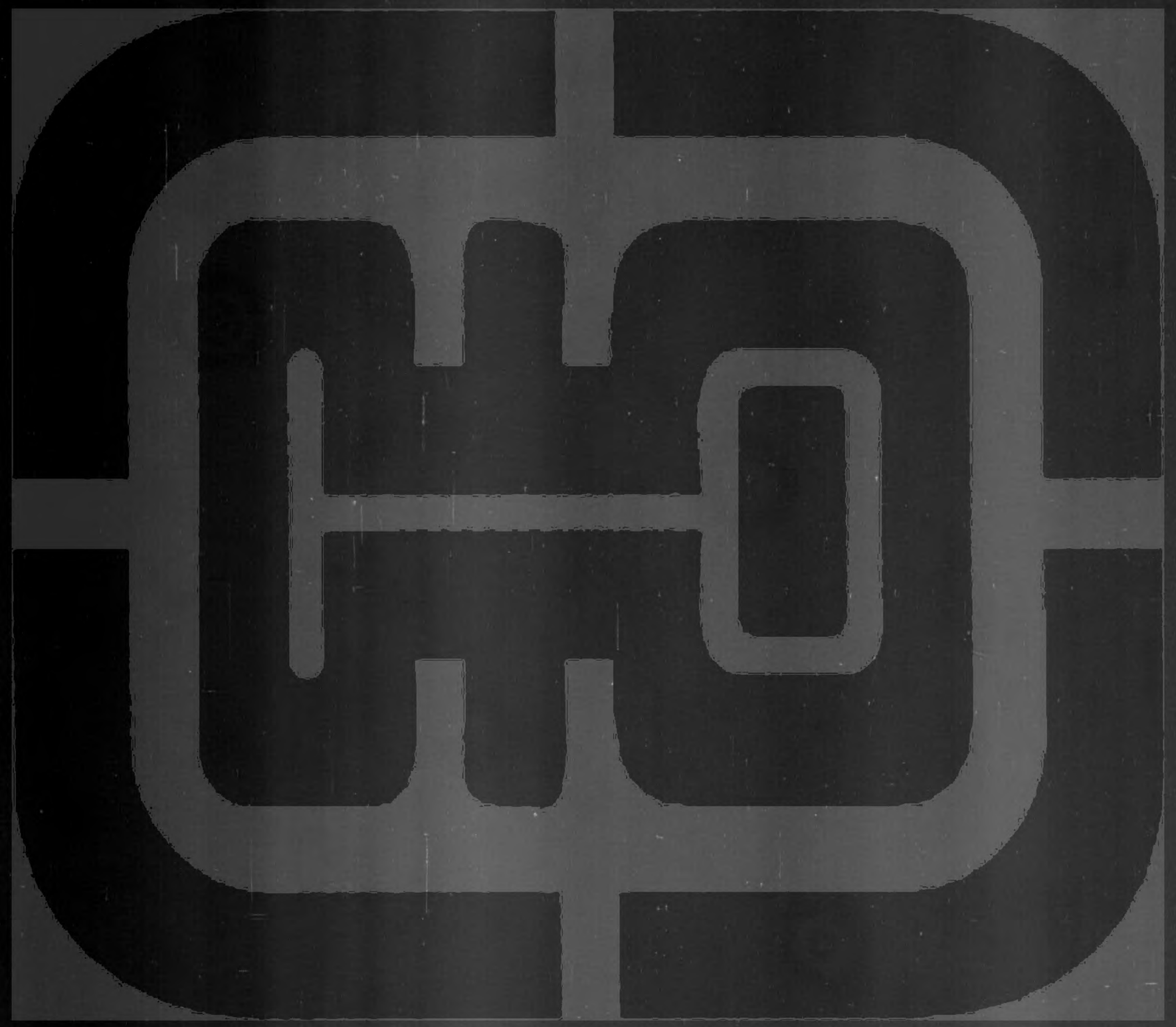


蜀志卷九

晉著作郎巴西太守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董和　劉巴　馬良弟謖　陳震

董允　陳祇　黃皓　呂乂

董和字幼宰南郡枝江人也其先本巴郡江州人漢末和率宗族西遷益州牧劉璋以爲牛鞞音脾江原長成都令蜀土富實時俗奢侈貨殖之家侯服玉食婚姻葬送傾家竭産和躬率以儉惡衣蔬食防遏踰僭爲之軌制所在皆移風變善畏而不犯然縣界豪彊憚和嚴法說

璋轉和爲巴東屬國都尉吏民老弱相攜乞留和者數千人璋聽留二年還遷益州太守其清約如前與蠻夷從事務推誠心南土愛而信之先主定蜀徵和爲掌軍中郎將與軍師將軍諸葛亮並署左將軍大司馬府事獻可替否共爲歡交自和居官食祿外牧殊域內幹機衡二十餘年死之日家無儋石之財亮後爲丞相教與羣下曰夫參署者集衆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覆曠闕損矣違覆而得中猶棄弊蹻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處茲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來相啓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殷勤有忠於國則亮可少過矣又曰昔初交州平屢聞得失後交元直勤見啓誨前參事於幼宰每言則盡後從事於偉度數有諫止雖姿性鄙暗不能悉納然與此四子終始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於直言也其追思和如此偉度者姓胡名濟義陽人爲亮主簿有忠盡之效故見褒述亮卒爲中典軍統諸軍封成陽亭侯遷中監軍前將軍督漢中假節領兗州刺史至右驃騎將軍濟弟博歷長水校尉尚書

劉巴字子初零陵烝陽人也少知名零陵先賢傳曰巴祖父曜蒼梧太守父祥江夏太守盪寇將軍時孫堅舉兵討董卓以南陽太守張咨不給軍粮殺之祥與同心南陽士民由此怨祥舉兵攻之與戰敗亡劉表亦素不善祥拘巴欲殺之數遣祥故所親信人密詐謂巴曰劉牧欲相危害可相隨逃之如此再三巴輒不應且以報表表乃不殺巴年十八郡署戶曹史主記主簿劉先主欲遣周不疑就巴

學巴答曰昔游荆北時涉師門記問之學不足紀名內無楊朱守靜之術外無墨翟務時之風猶天之南箕虛而不用賜書乃欲令賢甥摧鸞鳳之艷遊燕雀之宇將何以啓明之哉愧於有若無實若虛何以堪之荆州牧劉表連辟及舉茂才皆不就表卒曹公征荆州先主奔江南荆楚羣士從之如雲而巴北詣曹公曹公辟爲掾使招納長沙零陵桂陽零陵先賢傳曰曹公敗於辭不如巴巴謂曹公曰劉備據荆州不可也公曰備如相圖孤以六軍繼之也會先主略有三郡巴不得反使遂遠適交阯零陵先賢傳云巴往零陵事不成欲游交州道還京師時諸葛亮在臨烝巴與亮書曰乘危歷險到値思義之民自與之衆承天之心順物之性非余身謀所能勸動若道窮數盡將託命於滄海不復顧荆州矣亮追謂曰劉公雄才蓋世據有荆土莫不歸德天人去就已可知矣足下欲何之巴曰受命而來不成當還此其宜也足下何言邪先主深以爲恨巴復從交阯至蜀零陵先賢傳曰巴入交阯更姓爲張與交阯太守士燮計議不合乃由牂牁道去爲益州郡所拘留太守欲殺之主簿請自送至州見益州牧劉璋璋父焉昔爲巴父也主簿請自送至州見益州牧劉璋璋父焉昔爲巴父祥所舉孝廉見巴驚喜每大事輒以咨訪臣松之案劉焉在漢靈帝時已經宗正太常出爲益州牧祥始以孫堅作長沙時爲江夏太守不得舉焉爲孝廉明也負先主不責零陵先賢傳曰巴諫曰其有害巴者誅及三族及得備雄人也入必爲害不可內也既入巴復俄而先主定益州巴辭謝罪諫曰若使備討張魯是放虎於山林也璋不聽巴閉門稱疾備攻成都令軍中曰其有害巴者誅及三族及得巴甚喜而諸葛孔明數稱薦之先主辟爲左將軍西曹掾零陵先賢傳曰張飛嘗就巴宿巴不與語飛遂忿恚葛亮謂巴曰張飛雖實武人敬慕足下主公今方收合文武以定大事足下雖天素高亮宜少降意也巴曰大丈夫處世當交四海英雄如何與兵子共語乎備聞之怒曰孤欲定天下而子初專亂之其欲還北假道於此豈欲成孤事邪備又曰子初才智絕人如孤可任用之非

孤者難獨任也亮亦曰運籌策於幃幄之中吾不如子初遠矣若提枹鼓會軍門使百姓喜勇當與人議之耳初攻劉璋備與士衆約若事定府庫百物孤無預焉及拔成都士衆皆捨干戈赴諸藏競取寶物軍用不足備甚憂之巴曰易耳但當鑄直百錢平諸物賈令吏爲官市備從之數月之間府庫充實

建安二十四年先主爲漢中王巴爲尚書後代法正爲尚書令躬履清儉不治產業又自以歸附非素懼見猜嫌恭默守靜退無私交非公事不言零陵先賢傳曰是時中夏人情未一聞備在蜀四方延頸而備銳意欲卽眞巴以爲如此示天下不廣且欲緩之與主簿雍茂諫備備以他事殺茂由是遠人不復至矣先主稱尊號昭告于皇天上帝后土神祇凡諸文誥策命皆巴所作也章武二年卒卒後魏尚書僕射陳羣與丞相諸葛亮書問巴消息稱曰劉君子初甚敬重焉零陵先賢傳曰輔吳將軍張昭嘗對孫權論巴褊阨不當拒張飛太甚權曰若令子初隨世沈浮容悅玄德交非其人何足稱爲高士乎

馬良字季常襄陽宜城人也兄弟五人並有才名鄉里爲之諺曰馬氏五常白眉最良良眉中有白毛故以稱之先主領荊州辟爲從事及先主入蜀諸葛亮亦從後往良留荊州與亮書曰聞雒城已拔此天祚也尊兄應期贊世配業光國魄兆見矣臣松之以爲良蓋與亮結爲兄弟或相與有親亮年長良故呼亮爲尊兄耳夫變用雅慮審貴垂明於以簡才宜適其時若乃和光悅遠邁德天壤使時閑於聽世服於道齊高妙之音正鄭衛之聲並利於事無相奪倫此乃管絃

之至牙曠之調也雖非鍾期敢不擊節先主辟良爲左將軍掾後遣使吳良謂亮曰今衞國命協穆二家幸爲良介於孫將軍亮曰君試自爲文良卽爲草曰寡君遣掾馬良通聘繼好以紹昆吾豕韋之勳其人吉士荊楚之令鮮於造次之華而有克終之美願降心存納以慰將命權敬待之先主稱尊號以良爲侍中及東征吳遣良入武陵招納五溪蠻夷蠻夷渠帥皆受印號咸如意旨會先主敗績於夷陵良亦遇害先主拜良子秉爲騎都尉良弟諶字幼常以荊州從事隨先主入蜀除緜竹成都令越巂太守才器過人好論軍計丞相諸葛亮深加器異先主臨薨謂亮曰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亮猶不然以謖爲參軍每引見談論自晝達夜

襄陽記曰建興三年亮征南中謖送之數十里亮曰雖共謀之歷年今可更惠良規謖對曰南中恃其險阻不服久矣雖今日破之明日復反耳今公方傾國北伐以事彊賊彼知官勢內虛其叛亦速若殄盡遺類以除後患既非仁者之情且又不可倉卒也夫用兵之道攻心爲上攻城爲下心戰爲上兵戰爲下願公服其心而已亮納其策赦孟獲以服南方故終亮之世南方不敢復反建興六年亮出軍向祁山時有宿將魏延吳壹等論者皆言以爲宜令爲先鋒而亮違衆拔諶統大衆在前與魏將張郃戰于街亭爲郃所破士卒離散亮進無所據退軍還漢中諶下獄物故亮爲之流涕良死時年三十六諶年三十九

襄陽記曰諶臨終與

亮書曰明公視謖猶子謖視明公猶父願深惟殛鯀興禹之義使平生之交不虧於此謖雖死無恨於黃壤也

于時十萬之衆爲之垂泣亮自臨祭待其遺孤若平生蔣琬後詣漢中謂亮曰昔楚殺得臣然後文公喜可知也天下未定而戮智計之士豈不惜乎亮流涕曰孫武所以能制勝於天下者用法明也是以楊干亂法魏絳戮其僕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復廢法何用討賊邪習鑿齒曰諸葛亮之不能兼上國也豈不宜哉夫晉人規林父之後濟故廢法而收功楚成闇得臣之益己故殺之以重敗今蜀僻陋一方才少上國而殺其俊傑退收駑下之用明法勝才不師三敗之道將以成業不亦難乎且先主誡謖之不可大用豈不謂其非才也亮受誡而不獲奉承明謖之難廢也爲天下宰匠欲大收物之力而不量才節任隨器付業知之大過則違明主之議裁之失中卽殺有益之人難乎其可與言智者也

陳震字孝起南陽人也先主領荊州牧辟爲從事部諸郡隨先主入蜀蜀既定爲蜀郡北部都尉因易郡名爲汶山太守轉在犍爲建興三年入拜尚書遷尚書令奉命使吳七年孫權稱尊號以震爲衛尉賀權踐阼諸葛亮與兄瑾書曰孝起忠純之性老而益篤及其贊述東西歡樂和合有可貴者震入吳界移關候曰東之與西驛使往來冠蓋相望申明初好曰新其事東尊應保聖祚告燎受符剖判土宇天下響應各有所歸於此時也以同心討賊則何寇不滅哉西朝君臣引領欣賴震以不才得充下使奉聘敘好踐界踊躍入則如歸獻子適魯犯其山諱春秋譏之望必啓告使行人睦焉卽日張旃誥衆各自約誓順流漂疾國典異制懼或有違幸必

斟誨示其所宜震到武昌孫權與震升壇歃盟交分天下以徐豫幽青屬吳并涼冀兗屬蜀其司州之土以函谷關爲界震還封城陽亭侯九年都護李平坐誣罔廢諸葛亮與長史蔣琬侍中董允書曰孝起前臨至吳爲吾說正方腹中有鱗甲鄉黨以爲不可近吾以爲鱗甲者但不當犯之耳不圖復有蘇張之事出於不意可使孝起知之十三年震卒子濟嗣

董允字休昭掌軍中郎將和之子也先主立太子允以選爲舍人徙洗馬後主襲位遷黃門侍郎丞相亮將北征住漢中慮後主富於春秋朱紫難別以允秉心公亮欲任以宮省之事上疏曰侍中郭攸之費禕侍郎董允等先帝簡拔以遺陛下至於斟酌規益進盡忠言則其任也愚以爲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若無興德之言則戮允等以彰其慢亮尋請禕爲參軍允遷爲侍中領虎賁中郎將統宿衛親兵攸之性素和順備員而已（楚國先賢傳曰攸之南陽人以器業知名於時）獻納之任允皆專之矣允處事爲防制甚盡匡救之理後主常欲采擇以充後宮允以爲古者天子后妃之數不過十二今嬪嬙已具不宜增益終執不聽後主益嚴憚之尚書令蔣琬領益州刺史上疏以讓費禕及允又表

允內侍歷年翼贊王室宜賜爵土以褒勳勞允固辭不
受後主漸長大愛宦人黃皓皓便僻佞慧欲自容入允
常主則正色匡主下則數責於皓皓畏允不敢爲非終
允之世皓位不過黃門丞允嘗與尚書令費禕中典軍
胡濟等共期游宴嚴駕已辦而郎中襄陽董恢詣允脩
敬恢年少官微見允停出逡巡求去允不許曰本所以
出者欲與同好游談也今君已自屈方展闊積捨此之
談就彼之宴非所謂也乃命解驂禕等罷駕不行其守
正下士凡此類也襄陽記曰董恢字休緒襄陽人入蜀
以宣信中郎副費禕使吳孫權嘗大
醉問禕曰楊儀魏延牧豎小人也雖嘗有鳴吠之益於
時務然既已任之勢不得輕若一朝無諸葛亮必爲禍
亂矣諸君憒憒曾不知防慮於此豈所謂貽厥孫謀乎
禕愕然四顧視不能卽答恢曰禕曰可速言儀延之不
協起於私忿耳而無黜禕難御之心也今方掃除彊賊
混一區夏功以才成業由才廣若捨此不任防其後患
是猶備有風波而逆廢舟楫非長計也權大笑樂諸葛
亮聞之以爲知言還未滿三日辟爲丞相府屬遷巴郡
太守臣松之案漢晉春秋亦載此語不云董恢所教辭
亦小異此二書俱出習氏而不同若此本傳云恢年少
官微若已爲丞相府屬出作巴郡則官
不微矣以此疑習氏之言爲不審的也延熙六年加輔
國將軍七年以侍中守尚書令爲大將軍費禕副貳九
年卒華陽國志曰時蜀人以諸葛亮蔣
琬費禕及允爲四相一號四英也陳祇代允爲侍
中與黃皓互相表裏皓始預政事祇死後皓從黃門令
爲中常侍奉車都尉操弄威柄終至覆國蜀人無不追
思允及鄧艾至蜀聞皓姦險收閉將殺之而皓厚賂艾

左右得免祇字奉宗汝南人許靖兄之外孫也少孤長於靖家弱冠知名稍遷至選曹郎矜厲有威容多技藝挾數術費禕甚異之故超繼允內侍呂乂卒祇又以侍中守尚書令加鎮軍將軍大將軍姜維雖班在祇上常率衆在外希親朝政祇上承主指下接閹豎深見信愛權重於維景耀元年卒後主痛惜發言流涕乃下詔曰祇綰職一紀柔嘉維則幹肅有章和義利物庶績允明命不融遠朕用悼焉夫存有令問則亡加美諡諡曰忠侯賜子粲爵關內侯拔次子裕爲黃門侍郎自祇之有寵後主追怨允曰深謂爲自輕由祇媚茲一人皆搆閒浸潤故耳允孫宏晉巴西太守臣松之以爲陳羣子泰父不別載姓及王肅杜恕張承顧劭之流莫不皆然惟董允獨否未詳其意當以允子繫陸遜子抗傳皆以子繫名此夏侯玄陳表並有駢角之美而亦如泰者魏書總名此卷云諸夏侯曹傳故不復改耳

呂乂字季陽南陽人也乂常送故將軍劉焉入蜀值王將後相過故也路隔塞遂不得還乂少孤好讀書鼓琴初先主定益州置鹽府校尉鞍鹽鐵之利後校尉王連請乂及南陽杜祺南鄉劉幹等並爲典曹都尉乂遷新都縣竹令乃心隱卹百姓稱之爲州諸城之首遷巴西太守丞相諸葛亮連年出軍調發諸郡多不相救乂募取兵五千人

詣亮慰喻檢制無逃竄者徙爲漢中太守兼領督農供繼軍糧亮卒累遷廣漢蜀郡太守蜀郡一都之會戶口衆多又亮卒之後士伍亡命更相重冒姦巧非一又到官爲之防禁開喻勸導數年之中漏脫自出者萬餘口後入爲尚書代董允爲尚書令衆事無留門無停賓又歷職內外治身儉約謙靖少言爲政簡而不煩號爲清能然持法刻深好用文俗吏故居大官名聲損於郡縣延熙十四年卒子辰景耀中爲成都令辰弟雅謁者雅清厲有文才著格論十五篇杜祺歷郡守監軍大將軍司馬劉幹官至巴西太守皆與父親善亦有當時之稱而儉素守法不及於父

評曰董和蹈羔羊之素劉巴履清尚之節馬良貞實稱爲令士陳震忠恪老而益篤董允匡主義形於色皆蜀臣之良矣呂乂臨郡則垂稱處朝則被損亦黃薛之流亞矣

蜀志卷九

劉巴少知名注劉表亦素不善祚拘巴欲殺之○臣清植按本傳下文云荊州牧劉表連辟及舉茂才皆不就則表初未必有欲殺巴之事也零陵先賢傳蓋傳訛之談

又注郡署戶曹史主記主簿劉先主欲遣周不疑就巴學○臣浩按主記疑作主計劉先主字宜衍劉表傳中別駕劉先是其人也

巴復從交阯至蜀注乃由牂牁道去○道去元本作遁去

先主辟爲左將軍西曹掾注足下雖天素高亮宜少降
意也○元本作天分素高亮多分字
非公事不言注與主簿雍茂諫備備以他事殺茂○臣
清植按本傳下文凡諸文誥策命皆巴所作則先主
之稱尊號巴未必以爲非也零陵先賢傳蓋勦敵國
謗誹之辭亦不足信
馬良亮猶不然以謖爲參軍○宋本作亮猶謂不然多
謂字
呂乂雅清厲有文才著格論十五篇○格論毛本作恪
論

蜀志卷九考證

蜀志卷十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閻喜裴松之注

劉封　彭羕　廖立　李嚴　劉琰

魏延　楊儀

劉封者本羅侯寇氏之子長沙劉氏之甥也先主至荆州以未有繼嗣養封爲子及先主入蜀自葭萌還攻劉璋時封年二十餘有武藝氣力過人將兵俱與諸葛亮張飛等泝流西上所在戰克益州既定以封爲副軍中郎將初劉璋遣扶風孟達副法正各將兵三千人使迎

乾隆四年校刊

先主先主因令達幷領兵衆留屯江陵蜀平後以達爲宜都太守建安二十四年命達從秭歸北攻房陵房陵太守蒯祺爲達兵所害達將進攻上庸先主陰恐達難獨任乃遣封自漢中乘沔水下統達軍與達會上庸上庸太守申耽舉衆降遣妻子及宗族詣成都先主加耽征北將軍領上庸太守員鄉侯如故以耽弟儀爲建信將軍西城太守遷封爲副軍將軍自關羽圍樊城襄陽連呼封達令發兵自助封達辭以山郡初附未可動搖不承羽命會羽覆敗先主恨之又封與達忿爭不和封尋奪達鼓吹達既懼罪又忿恚封遂發表辭先主率所領降魏魏略載達辭先主表曰伏惟殿下將建伊呂之業追桓文之功大事草創假勢吳楚是以有爲之士深覩歸趣臣委質已來慾捐山積臣猶自知況於君乎今王朝以興英俊麟集臣內無輔佐之器外無將領之才列次功臣誠自愧也臣聞范蠡識微浮於五湖答犯謝罪逡巡於河上夫際會之間請命乞身何則欲潔去就之分也況臣卑鄙無元功巨勳自繫於時竊慕前賢早思遠恥昔申生至孝見疑於親子胥至忠見誅於君蒙恬拓境而被大刑樂毅破齊而遭讒佞臣每讀其書未嘗不慷慨流涕而親當其事益以傷絕何者荊州覆敗大臣失節百無一還惟臣辱事自致房陵上庸而復乞身自放於外伏想殿下聖恩感悟愍臣之心悼臣之卑鄙誠小人不能始終知而爲之敢謂非罪臣每聞交絕無惡聲去臣無然辭臣過奉教於君子願君王勉之也魏文帝善達之姿才容觀以爲散騎常侍建武將軍封平陽亭侯合房陵上庸西城三郡達領新城太守遣征南將軍夏侯尚右將軍徐晃與達共襲封達與封

書曰古人有言疏不間親新不加舊此謂上明下直讒慝不行也若乃權君譎主賢父慈親猶有忠臣蹈功以罹禍孝子抱仁以陷難種商白起孝已伯奇皆其類也其所以然非骨肉好離親親樂患也或有恩移愛易亦有讒間其間雖忠臣不能移之於君孝子不能變之於父者也勢利所加改親爲讎況非親親乎故申生衛伋禦寇楚建稟受形之氣當嗣立之正而猶如此今足下與漢中王道路之人耳親非骨血而據勢權義非君臣而處上位征則有偏任之威居則有副軍之號遠近所聞也自立阿斗爲太子已來有識之人相爲寒心如使申生從子輿之言必爲太伯衛伋聽其弟之謀無彰父之譏也且小白出奔入而爲霸重耳踰垣卒以克復自古有之非獨今也夫智貴免禍明尚夙達僕揆漢中王慮定於內疑生於外矣慮定則心固疑生則心懼亂禍之興作未曾不由廢立之間也私怨人情不能不見恐左右必有以間於漢中王矣然則疑成怨聞其發若踐機耳今足下在遠尚可假息一時若大軍遂進足下失據而還竊相爲危之昔微子去殷智果別族違難背禍猶皆如斯

國語曰智宣子將以瑤爲後智果曰不如霄也宣子曰霄也很對曰霄也很在面瑤之賢於人者五其不逮者一也美鬚長大則賢射御足力則賢技藝畢給則賢巧文辯惠則賢彊毅果敢則賢如是

而甚不仁以五者賢陵人而不仁行之其誰能待之若果立瑤也智宗必滅不聽智果別族于太史氏爲輔氏及智氏亡惟輔果在焉今足下棄父母而爲人後非禮也知禍將至而留之非智也見正不從而疑之非義也自號爲丈夫爲此三者何所貴乎以足下之才棄身來東繼嗣羅侯不爲背親也北面事君以正綱紀不爲棄舊也怒不致亂以免危亡不爲徒行也加陛下新受禪命虛心側席以德懷遠若足下翻然內向非但與僕爲倫受三百戶封繼統羅國而已當更剖符大邦爲始封之君陛下大軍金鼓以震當轉都宛鄧若二敵不平軍無還期足下宜因此時早定良計易有利見大人詩有自求多福

行矣今足下勉之無使狐突閉門不出封不從達言申儀叛封封破走還成都申耽降魏魏假耽懷集將軍徙居南陽儀魏興太守封眞鄉侯屯洵口魏略曰申儀兄名耽字義舉初在西平上庸間聚衆數千家後與張魯通又遣使詣曹公曹公加其號爲將軍因使領上庸都尉至建安末爲蜀所攻以其郡西屬黃初中儀復來還詣卽以兄故號加儀因拜魏興太守封列侯太和中儀與孟達不和數上言達有貳心於蜀及達反儀絕蜀道使救不到達死後儀詣宛見司馬宣王宣王勸使來朝儀至京師詔轉儀拜樓船將軍在禮請中封既至先主責封之侵陵達又不救羽諸葛亮慮封剛猛易世之後終難制御勸先主因此除之於是賜封死使自裁封歎曰恨不用孟子度之言先主爲之流涕達本字子敬避先主叔父敬改之封子林爲牙門將咸

熙元年內移河東達子興議督軍是歲徙還扶風

彭羕字永年廣漢人身長八尺容貌甚偉姿性驕傲多所輕忽惟敬同郡秦子勑薦之於太守許靖曰昔高宗夢傅說周文求呂尚爰及漢祖納食其於布衣此乃帝王之所以倡業垂統緝熙厥功也今明府稽古皇極允執神靈體公劉之德行勿翦之惠清廟之作於是乎始褒貶之義於是乎興然而六翮未之備也伏見處士緜竹秦宓膺山甫之德履雋生之直枕石漱流吟詠緼袍偃息於仁義之途恬惔於浩然之域高概節行守貞不虧雖古人潛遁蔑以加旃若明府能招致此人必有忠讜落落之譽豐功厚利建跡之勳然後紀功於王府飛聲於來世不亦美哉羕仕州不過書佐後又爲衆人所謗毀於州牧劉璋璋髡鉗羕爲徒隸會先主入蜀泝流北行羕欲納說先主乃往見龐統統與羕非故人又適有賓客羕徑上統牀卧謂統曰須客罷當與卿善談統客既罷往就羕坐羕又先責統食然後共語因留信宿至于經日統大善之而法正宿自知羕遂並致之先主先主亦以爲奇數令羕宣傳軍事指授諸將奉使稱意識遇日加成都既定先主領益州牧援羕爲治中從事羕起徒步一朝處州人之上形色囂然自矜得遇滋甚

諸葛亮雖外接待羣而內不能善屢密言先主羣心大志廣難可保安先主既敬信亮加察羣行事意以稍踈左遷羣爲江陽太守羣聞當遠出私情不悅往詣馬超問羣曰卿才具秀拔主公相待至重謂卿當與孔明孝直諸人齊足並驅寧當外授小郡失人本望乎羣曰老革荒悖可復道邪（楊雄方言曰滅鰓乾都耆革老也郭璞注曰皆老者皮色枯瘁之形也臣松之以爲皮去毛曰革古者以革爲兵故語稱兵革革猶兵也羣罵備爲老革猶言老兵也）又謂超曰卿爲其外我爲其內天下不足定也超羈旅歸國常懷危懼聞羣言大驚默然不答羣退具表羣辭於是收羣付有司羣於獄中與諸葛亮書曰僕昔有事於諸侯以爲曹操暴虐孫權無道振威闇弱其惟主公有霸王之器可與興業致治故乃翻然有輕舉之志會公來西僕因法孝直自衒鬻龐統斟酌其間遂得詣公於葭萌指掌而譚論治世之務講霸王之義建取益州之策公亦宿慮明定卽相然贊遂舉事焉僕於故州不免凡庸憂於罪罔得遭風雲激矢之中求君得君志行名顯從布衣之中擢爲國士盜竊茂才分子之厚誰復過此臣松之以爲分子之厚者羣言劉主分兒子厚恩施之於己故其書後語云忝負我慈父罪有百死也羣一朝狂悖自求葅醢爲不忠不義之鬼乎先民有言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咽喉愚夫不爲也況僕頗別菽麥

者哉所以有怨望意者不自度量苟以爲首興事業而有投江陽之論不解主公之意意卒感激頗以被酒傷失老語此僕之下愚薄慮所致主公實未老也且夫立業豈在老少西伯九十寧有衰志負我慈父罪有百死至於內外之言欲使孟起立功北州戮力主公共討曹操耳寧敢有他志邪孟起說之是也但不分別其間痛人心耳昔每與龐統共相慙誓約庶託足下末蹤盡心於主公之業追名古人載勳竹帛統不幸而死僕敗以取禍自我墮之將復誰怨足下當世伊呂也宜善與主公計事濟其大猷天明地察神祇有靈復何言哉貴使足下明僕本心耳行矣努力自愛自愛兼竟誅死時年三十七

廖音理救反立字公淵武陵臨沅人先主領荊州牧辟爲從事年未三十擢爲長沙太守先主入蜀諸葛亮鎮荊土孫權遣使通好於亮因問士人皆誰相經緯者亮答曰龐統廖立楚之良才當贊興世業者也建安二十年權遣呂蒙奄襲南三郡立脫身走自歸先主先主素識待之不深責也以爲巴郡太守二十四年先主爲漢中王徵立爲侍中後主襲位徙長水校尉立本意自謂才名宜爲諸葛亮之貳而更游散在李嚴等下常懷怏怏後

丞相掾李邰蔣琬至立計曰軍當遠出卿諸人好諦其事昔先主不取漢中走與吳人爭南三郡卒以三郡與吳人徒勞役吏士無益而還既亡漢中使夏侯淵張郃深入于巴幾喪一州後至漢中使關侯身死無子遺上庸覆敗徒失一方是羽怙恃勇名作軍無法直以意突耳故前後數喪師衆也如向朗文恭凡俗之人耳恭作治中無綱紀朗昔奉馬良兄弟謂爲聖人今作長史素能合道中郎郭演長從人者耳不足以經大事而作侍中今弱世也欲任此三人爲不然也王連流俗苟作掊克使百姓疲瘵以致今日邰琬具白其言於諸葛亮亮表立曰長水校尉廖立坐自貴大臧否羣士公言國家兵衆簡練部伍分明者立舉不任賢達而任俗吏又言萬人率者皆小子也誹謗先帝疵毀衆臣人有言國家事隨大將軍則誹謗議訶侍頭視屋憤咤作色曰何足言凡如是者不可勝數羊之亂羣猶能爲害況立託在大位中人以下識眞僞邪亮集有亮表曰立奉先帝無忠孝之心守長沙則開門就敵領巴郡則有闇昧茸其事梓宮則挾刃斷人頭於梓宮之側陛下即位之後普增職號立隨比爲將軍則誹謗議訶侍表我爲卿上當在五校臣答將軍者隨大比耳至於卿者正方亦未爲卿也且宜處五校自是之後怏怏懷恨詔曰三苗亂政有虞流宥廖立狂惑朕不忍刑亟徙不毛之地於是廢立爲民徙汶山郡立躬率妻子耕殖自守聞諸葛亮卒垂泣歎曰吾終

爲左祖矣後監軍姜維率偏軍經汶山往詣立稱立意氣不衰言論自若立遂終於徙所妻子還蜀

李嚴字正方南陽人也少爲郡職吏以才幹稱荆州牧劉表使歷諸郡縣曹公入荆州時嚴宰秭歸遂西詣蜀劉璋以爲成都令復有能名建安十八年署嚴爲護軍拒先主於緜竹嚴率衆降先主先主拜嚴裨將軍成都既定爲犍爲太守興業將軍二十三年盜賊馬秦高勝等起事於鄨（音妻）合聚部伍數萬人到資中縣時先主在漢中嚴不更發兵但率將郡士五千人討之斬秦勝等首枝黨星散悉復民籍又越嶲夷率高定遣軍圍新道縣嚴馳往赴救賊皆破走加輔漢將軍領郡如故章武二年先主徵嚴詣永安宮拜尚書令三年先主疾病嚴與諸葛亮並受遺詔輔少主以嚴爲中都護統內外軍事留鎮永安建興元年封都鄉侯假節加光祿勳四年轉爲前將軍以諸葛亮欲出軍漢中嚴當知後事移屯江州留護軍陳到駐永安皆統屬嚴嚴與孟達書曰吾與孔明俱受寄託憂深責重思得良伴亮亦與達書曰部分如流趣捨罔滯正方性也其見責重如此（諸葛亮集有嚴與亮書勸亮宜受九錫進爵稱王亮答書曰吾與足下相知久矣可不復相解屈足下方誨以光國戒之以勿拘之道是以未得默已吾本東方下士誤用於先帝位極人臣祿賜百億今討賊未效知己未答而方寵齊晉坐

自貴大非其義也若滅魏斬敵帝還故
居與諸子並升雖十命可受況於九邪八年遷驃騎將
軍以曹眞欲三道向漢川亮命嚴將二萬人赴漢中亮
表嚴子豐爲江州都督典軍典嚴後事亮以明年當出
軍命嚴以中都護署府事嚴改名爲平九年春亮軍祁
山平催督運事秋夏之際值天霖雨運糧不繼平遣參
軍狐忠督軍成藩喻指呼亮來還亮承以退軍平聞軍
退乃更陽驚說軍糧饒足何以便歸欲以解已不辦之
責顯亮不進之愆也又表後主說軍僞退欲以誘賊與
戰亮具出其前後手筆書疏本末平違錯章灼平辭窮
情竭首謝罪負於是亮表平曰自先帝崩後平所在治
家尚爲小惠安身求名無憂國之事臣當北出欲得平
兵以鎭漢中平窮難縱橫無有來意而求以五郡爲巴
州刺史去年臣欲西征欲令平主督漢中平說司馬懿
等開府辟召臣知平鄙情欲因行之際偪臣取利也是
以表平子豐督主江州隆崇其遇以取一時之務平至
之日都委諸事羣臣上下皆怪臣待平之厚也正以大
事未定漢室傾危伐平之短莫若褒之然謂平情在於
榮利而已不意平心顚倒乃爾若事稽留將致禍敗是
臣不敏言多增咎亮公文上尚書曰平爲大臣受恩過
量不思忠報橫造無端危恥不辦迷
罔上下論獄棄科導人爲奸奸露嫌心遂生闇軍臨至
西嚮託疾還沮漳軍臨至沮

復還江陽平參軍狐忠勤諫乃止今篡賊未滅社稷多難國事惟和可以克捷不可苞含以危大業輒與行中軍師車騎將軍都鄉侯臣劉琰使持節前軍將軍領涼州刺史南鄭侯臣魏延前將軍都亭侯臣袁綝左將軍領荆州刺史高陽鄉侯臣吳壹督前部右將軍玄鄉侯臣高翔督後部後將軍安樂亭侯臣吳班領長史綏軍將軍臣楊儀督左部行中監軍揚武將軍臣鄧芝行前監軍征南將軍臣劉巴行中護軍偏將軍臣費禕行前護軍偏將軍漢成亭侯臣許允行左護軍篤信中郎將臣丁咸行右護軍偏將軍臣劉敏行護軍征南將軍廣陽亭侯臣姜維行中典軍討虜將軍臣上官雛行中參軍昭武中郎將臣胡濟行參軍建義將軍臣閻晏行參軍偏將軍臣爨習行參軍裨將軍臣樊岐等議輒解參軍武略中郎將臣杜祺行參軍綏戎都尉臣盛勃領從事中郎武略中郎將臣樊岐等議輒解平任免官祿節傳印綬符策削其爵土

乃廢平爲民徙梓潼郡諸葛亮又與平子豐教曰吾與君父子戮力以獎漢室此神明所聞非但人知之也表都護典漢中委君於東關者不與人議也謂至心感動終始可保何圖中乖乎昔楚卿屢絀亦乃克復思道則福應自然之數也願寬慰都護勤追前闕今雖解任形業失故奴婢賓客百數十人君以中郎參軍居府主之氣類猶爲上家若都護思負一意君與公琰推心從事者否可復通逝可復還也詳思斯戒明吾用心臨書長歎涕泣而已

十二年平聞亮卒發病死平常冀亮當自補復策後人不能故以激憤也習鑿齒曰昔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沒齒而無怨言聖人以爲難諸葛亮之使廖立垂泣李平致死豈徒無言而已哉夫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鏡至明而醜者亡怒水鏡之所以能窮物而無怨者以其無私也水鏡無私猶以免謗況大人君子懷樂生之心流矜怒之德法行於不可不用刑加乎自犯之罪爵之而非私誅之而不怒天下有不服者乎諸葛亮於是可謂能用刑矣自秦漢以來未之有也

豐官至朱提太守蘇林漢書音義曰朱音銖提音如北方人名士曰提也

劉琰字威碩魯國人也先主在豫州辟爲從事以其宗姓有風流善談論厚親待之遂隨從周旋常爲賓客先

主定益州以琰爲固陵太守後主立封都鄉侯班位每亞李嚴爲衞尉中軍師後將軍遷車騎將軍然不豫國政但領兵千餘隨丞相亮諷議而已車服飲食號爲侈靡侍婢數十皆能爲聲樂又悉教誦讀魯靈光殿賦建興十年與前軍師魏延不和言語虛誕亮責讓之琰與亮牋謝曰琰稟性空虛本薄操行加有酒荒之病自先帝以來紛紜之論殆將傾覆頗蒙明公本其一心在國原其身中穢垢扶持全濟致其祿位以至今日間者迷醉言有違錯慈恩含忍不致之於理使得全完保育性命雖必克已責躬改過投死以誓神靈無所用命則靡

寄顏於是亮遣琰還成都官位如故琰失志慌惚十二年正月琰妻胡氏入賀太后太后令特留胡氏經月乃出胡氏有美色琰疑其與後主有私呼卒五百撾胡至於以履搏面而後棄遣胡具以告言琰琰坐下獄有司議曰卒非撾妻之人面非受履之地琰竟棄市自是大臣妻母朝慶遂絕

魏延字文長義陽人也以部曲隨先主入蜀數有戰功遷牙門將軍先主爲漢中王遷治成都當得重將以鎮漢川衆論以爲必在張飛飛亦以心自許先主乃拔延爲督漢中鎮遠將軍領漢中太守一軍盡驚先主大會

羣臣問延曰今委卿以重任卿居之欲云何延對曰若曹操舉天下而來請爲大王拒之偏將十萬之衆至請爲大王吞之先主稱善衆咸壯其言先主踐尊號進拜鎮北將軍建興元年封都亭侯五年諸葛亮駐漢中更以延爲督前部領丞相司馬涼州刺史八年使延西入羌中魏後將軍費瑤雍州刺史郭淮與延戰于陽谿延大破淮等遷爲前軍師征西大將軍假節進封南鄭侯延每隨亮出輒欲請兵萬人與亮異道會于潼關如韓信故事亮制而不許延常謂亮爲怯歎恨己才用之不盡魏畧曰夏侯楙爲安西將軍鎮長安亮於南鄭與羣下計議延曰聞夏侯楙少主壻也怯而無謀今假延精兵五千負糧五千直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楙聞延奄至必乘舡逃走長安中惟有御史京兆太守耳橫門邸閣與散民之穀足周食也此東方相合聚尚二十許日而公從斜谷來必足以達如此則一舉而咸陽以西可定矣亮以爲此縣危不如安從坦道可以平取隴右十全必克而無虞故不用延計延既善養士卒勇猛過人又性矜高當時皆避下之唯楊儀不假借延延以爲至忿有如水火十二年亮出北谷口延爲前鋒出亮營十里延夢頭上生角以問占夢趙直直詐延曰夫麒麟有角而不用此不戰而賊欲自破之象也退而告人曰角之爲字刀下用也頭上用刀其凶甚矣秋亮病因密與長史楊儀司馬費禕護軍姜維等作身歿之後退軍節度令延斷後姜維次之

若延或不從命軍便自發亮適卒祕不發喪儀令韓往揣延意指延曰丞相雖亡吾自見在府親官屬便可將喪還葬吾自當率諸軍擊賊云何以一人死廢天下之事邪且魏延何人當爲楊儀所部勒作斷後將乎因與韓共作行留部分令韓手書與己連名告下諸將韓紿延曰當爲君還解楊長史文吏稀更軍事必不違命也韓出門馳馬而去延尋悔追之已不及矣延遣人覘儀等遂使欲案亮成規諸營相次引軍還延大怒纔儀未發率所領徑先南歸所過燒絕閣道延儀各相表叛逆一日之中羽檄交至後主以問侍中董允留府長史蔣琬琬允咸保儀疑延儀等槎山通道晝夜兼行亦繼延後延先至據南谷口遣兵逆擊儀等儀等令何平在前禦延平叱延先登曰公亡身尚未寒汝輩何敢乃爾延士衆知曲在延莫爲用命軍皆散延獨與其子數人逃亡奔漢中儀遣馬岱追斬之致首於儀儀起自踏之曰庸奴復能作惡不遂夷延三族初蔣琬率宿衛諸營赴難北行行數十里延死問至乃旋原延意不北降魏而南還者但欲除殺儀等平日諸將素不同冀時論必當以代亮本指如此不便背叛魏畧曰諸葛亮病謂延等云我之死後但謹自守愼勿復來也令延攝行己事密持喪去延遂匿之行至褒口乃發喪亮長史楊儀宿與延不和見延攝

行軍事懼爲所害乃張言延欲與衆北附遂率其衆攻延延本無此心不戰軍走追而殺之臣松之以爲此蓋敵國傳聞之言不得與本傳爭審

楊儀字威公襄陽人也建安中爲荆州刺史傅羣主簿背羣而詣襄陽太守關羽羽命爲功曹遣奉使西詣先主先主與語論軍國計策政治得失大悅之因辟爲左將軍兵曹掾及先主爲漢中王拔儀爲尚書先主稱尊號東征吳儀與尚書令劉巴不睦左遷遙署弘農太守建興三年丞相亮以爲參軍署府事將南行五年隨亮漢中八年遷長史加綏軍將軍亮數出軍儀常規畫分部籌度糧穀不稽思慮斯須便了軍戎節度取辦於儀亮深惜儀之才幹憑魏延之驍勇常恨二人之不平不忍有所偏廢也十二年隨亮出屯谷口亮卒于敵場儀既領軍還又誅討延自以爲功勳至大宜當代亮秉政呼都尉趙正以周易筮之卦得家人默然不悅而亮平生密指以儀性狷狹意在蔣琬琬遂爲尚書令益州刺史儀至拜爲中軍師無所統領從容而已初儀爲先主尚書琬爲尚書郎後雖俱爲丞相參軍長史儀每從行當其勞劇自爲年官先琬琬才能踰之於是怨憤形于聲色歎咤之音發於五內時人畏其言語不節莫敢從也爲後軍師費禕往慰省之儀對禕恨望前後云云又語

韓曰往者丞相亡沒之際吾若舉軍以就魏氏處世寧當落度如此邪令人追悔不可復及韓密表其言十三年廢儀爲民徙漢嘉郡儀至徙所復上書誹謗辭指激切遂下郡收儀儀自殺其妻子還蜀楚國先賢傳云儀德行爲江南冠冕州郡禮召諸公辟請皆不能屈年十七夭鄉人宗貴號曰德行楊君

評曰劉封處嫌疑之地而思防不足以自衛彭羕廖立以才拔進李嚴以幹局達魏延以勇畧任楊儀以當官顯劉琰舊仕並咸貴重覽其舉措迹其規矩招禍取咎無不自已也

蜀志卷十

劉封猶皆如斯注美鬚長大則賢○鬚宋本作鬢

又注智果別族于太史氏爲輔氏○宋本太史下無氏字

彭羕豐功厚利建跡之勳○之勳元本作立勳

頗以被酒佹失老語○佹元本作脫○臣明楷按楊戲輔臣贊注云李邵字永南建興元年丞相亮辟爲西曹掾此作李邰未詳孰是

廖立後丞相掾李邰蔣琬至○

李嚴乎遣參軍狐忠督軍戚藩○狐忠卽馬忠少養外

家姓狐後乃復姓成藩毛本作成平
言多增咎注行前監軍征南將軍臣劉巴○臣明楷按
此別一劉巴若子初已卒于章武三年且并未嘗爲
征南將軍也
故以憤激也注鏡至明而醜者亡怒○亡元本作忘
魏延先主爲漢中王遷治成都○遷疑當作還
延大怒纔儀未發○纔字疑誤
楊儀爲後軍師費禕往慰省之○爲宋本作惟
蜀志卷十考證

蜀志卷十一

晉著作郎巴西 中正安漢陳 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霍峻字仲邈南郡枝江人也兄篤於鄉里合郡曲數百 兄子 寵

人篤卒荊州牧劉表令峻攝其衆表卒峻率衆歸先主

先主以峻爲中郎將先主自葭萌南還襲劉璋留峻守

葭萌城張魯遣將楊帛誘峻求共守城峻曰小人頭可

得城不可得帛乃退去後璋將扶禁向存等帥萬餘人

由閬水上攻圍峻且一年不能下峻城中兵纔數百人

伺其怠隙選精銳出擊大破之卽斬存首先主定蜀嘉峻之功乃分廣漢爲梓潼郡以峻爲梓潼太守裨將軍在官三年年四十卒還葬成都先主甚悼惜乃詔諸葛亮曰峻旣佳士加有功於國欲行酹遂親率羣僚臨會弔祭因留宿墓上當時榮之子弋字紹先先主末年爲太子舍人後主踐祚除謁者丞相諸葛亮北駐漢中請爲記室使與子喬共周旋游處亮卒爲黃門侍郎後主立太子璿以弋爲中庶子璿好騎射出入無度弋援引古義盡言規諫甚得切磋之體後爲叅軍庲降屯副貳都督又轉護軍統事如前時永昌郡夷獠恃險不賓數爲寇害乃以弋領永昌太守率偏軍討之遂斬其豪帥破壞邑落郡界寧靜遷監軍翊軍將軍領建寧太守還統南郡事景耀六年進號安南將軍是歲蜀并于魏弋與巴東領軍襄陽羅憲各保全一方舉以內附咸因仍前任寵待有加漢晉春秋曰霍弋聞魏軍來弋欲赴成都後主以備敵旣定不聽及成都不守弋素服號哭大臨三日諸將咸勸宜速降弋曰今道路隔塞未詳主之安危大故未去就不可苟也若主上與魏和見遇以禮則保境而降不晚也若萬一危辱吾將以死拒之何論遲速邪得後主東遷之問始率六郡將守上表曰臣聞人生於三事之如一惟難所在則致其命今臣國敗主附守死無所是以委質不敢有二晉文王善之又拜南中都督委以本任後遣將兵救援呂興平交阯日南九眞三郡功封列侯進號崇賞焉弋孫彪晉越巂太守襄陽記曰羅憲字令則父蒙避亂於蜀官至廣漢太守憲少以才學知名年十三能屬文後主立太

子爲太子舍人遷庶子尚書吏部郎以宣信校尉再使於吳吳人稱羨焉時皓寵左遷巴東太守時右大將軍閻宇都督巴東爲領軍後主拜憲爲宇副貳魏之伐蜀召宇西還留宇二千人分憲守永安城尋聞成都敗城中擾動江邊長吏皆棄城走憲斬稱成都亂者一人百姓乃定得後主委質問至乃帥所統臨于都亭三日吳聞蜀敗起兵西上外託救援內欲襲憲憲曰本朝傾覆吳爲脣齒不恤我難而徼其利背盟違約且漢已亡吳何得久寧能爲吳降虜乎保城繕甲告誓將士屬以節義莫不用命吳聞鍾邓敗百城無主有兼蜀之志而巴東固守兵不得過使步協率衆而西憲臨江拒射不能禦遣參軍楊宗突圍北出告急安東將軍陳寔協攻城憲出與戰大破其軍孫休怒復遣陸抗等帥衆三萬人增憲之圍被攻凡六月日而救援不到城中疾病大半或說憲奔走之計憲曰夫爲人主百姓所仰危不能安急而棄之君子不爲也畢命於此矣陳寔言於晉王遣荆州刺史胡烈救憲抗等引退晉王即委前任拜憲凌江將軍封萬年亭侯會武陵四縣舉衆叛吳以憲爲武陵太守巴東監軍泰始元年改封西鄂縣侯憲遣妻子居洛陽武帝以子襲爲給事中三年冬入朝進位冠軍將軍假節四年三月從帝宴于華林園詔問蜀大臣子弟後問先輩宜時叙用者憲薦蜀郡常忌杜軫壽良巴西陳壽南郡高軌高陽吕雅許國江夏費恭琅琊諸葛京汝南陳裕即皆叙用咸顯於世憲還襲取吳之巫城因上伐吳之策憲方亮嚴正待士不倦輕財好施不治産業六年薨贈安南將軍謚曰烈侯子襲以陵江將軍領部曲早卒追贈廣漢太守襲子徽順陽內史永嘉五年爲王如所殺此作獻名與本傳不同未詳孰是也

王連字文儀南陽人也劉璋時入蜀爲梓潼令先主起事葭萌進軍來南連閉城不降先主義之不彊偪也及成都既平以連爲什邡令轉在廣都所居有績遷司鹽校尉較鹽鐵之利利入甚多有裨國用於是簡取良才以爲官屬若呂乂杜祺劉幹等終皆至大官自連所拔

也遷蜀郡太守與業將軍領鹽府如故建興元年拜屯騎校尉領丞相長史封平陽亭侯時南方諸郡不賓葛亮將自征之連諫以爲此不毛之地疫癘之鄉不宜以一國之望冒險而行亮慮諸將才不及己意欲必往而連言輒懇至故停留者久之會連卒子山嗣官至江陽太守

向朗字巨達襄陽宜城人也襄陽記曰朗少師事司馬德操與徐元直韓德高龐士元皆親善荆州牧劉表以爲臨沮長表卒歸先主先主定江南使朗督秭歸夷道巫山夷陵四縣軍民事蜀既平以朗爲巴西太守頃之轉任牂牁又徙房陵後主踐阼爲步兵校尉代王連領丞相長史丞相亮南征朗留統後事五年隨亮漢中朗素與馬謖善謖逃亡朗知情不舉亮恨之免官還成都數年爲光祿勳亮卒後徙左將軍追論舊功封顯明亭侯位特進初朗少時雖涉獵文學然不治素檢以吏能見稱自去長史優游無事垂三十年臣松之案朗坐馬謖免長史則建興六年中也朗至延熙十年卒整二十年耳此云三十字之誤也乃更潛心典籍孜孜不倦年踰八十猶手自校書刊定謬誤積聚篇卷於時最多開門接賓誘納後進但講論古義不干時事以是見稱士自執政下及童冠皆敬重焉延熙十年卒襄陽記曰朗遺言戒子曰傳稱師克在和不在衆此言天地和則萬物生君臣

和則國家平九族和則動得所求靜得所安是以聖人守和以存以亡也吾楚國之小子耳而早喪所天爲二兄所誘養使其性行不隨祿利以墮今但貧耳貧非人患惟和爲貴汝其勉之子條嗣景耀中爲御史中丞襄陽記曰條字文豹亦博學多識入晉爲江陽太守南中軍司馬朗兄子寵先主時爲牙門將秭歸之敗寵營特完建興元年封都亭侯後爲中部督典宿衛兵諸葛亮當北行表與後主曰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論舉寵爲督愚以爲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也遷中領軍延熙三年征漢嘉蠻夷遇害寵弟充歷射聲校尉尚書襄陽記曰充字魏人宣示百官藏于相國府充聞之曰吾聞年六月鎮南將軍衛瓘至於成都得璧玉印各一枚文似成信字魏咸熙元

譙周之言先帝諱備其訓具也後主諱禪其訓授也如言劉己具矣當授與人也今中撫軍名炎而漢年極於炎興瑞出成都而藏之於相國府此殆天意也是歲拜充爲梓潼太守明年十二月而晉武帝卽尊位炎興於是乎徵焉孫盛曰昔公孫述自以起成都號曰成氏二玉之文殆述所作乎

張裔字君嗣蜀郡成都人也治公羊春秋博涉史漢汝南許文休入蜀謂裔幹理敏捷是中夏鍾元常之倫也劉璋時舉孝廉爲魚復長還州署從事領帳下司馬張飛自荆州由墊江入璋授裔兵拒張飛於德陽陌下軍敗還成都爲璋奉使詣先主先主許以禮其君而安其人也裔還城門乃開先主以裔爲巴郡太守還爲司金中郎將典作農戰之器先是益州郡殺太守正昂者率

雍闓恩信著於南土使命周旋遠通孫權乃以裔爲益州太守徑往至郡闓遂趑趄不賓假鬼教曰張府君如瓠壺外雖澤而內實麤不足殺令縛與吳於是遂送裔於權會先主薨諸葛亮遣鄧芝使吳亮令芝言次可從權請裔裔自至吳數年流徙伏匿權未之知也故許芝遣裔裔臨發權乃引見問裔曰蜀卓氏寡女亡奔司馬相如貴土風俗何以乃爾乎裔對曰愚以爲卓氏之寡女猶賢於買臣之妻權又謂裔曰君還必用事西朝終不作田父於閭里也將何以報我裔對曰裔負罪而歸將委命有司若蒙徼倖得全首領五十八已前父母之年也自此已後大王之賜也權言笑歡悅有器裔之色裔出閤深悔不能陽愚卽便就船倍道兼行權果追之裔已入永安界數十里追者不能及既至蜀丞相亮以爲參軍署府事又領益州治中從事亮出駐漢中裔以射聲校尉領留府長史常稱曰公賞不遺遠罰不阿近爵不可以無功取刑不可以貴勢免此賢愚之所以僉忘其身者也其明年北詣亮諮事送者數百車乘盈路裔還書與所親曰近者涉道晝夜接賓不得寧息人自敬丞相長史男子張君嗣附之疲倦欲死其談啁流速皆此類也臣松之以爲談啁貴於機捷書疏可容留意今因書疏之巧以著談啁之速非其理也

少與犍爲楊恭友善恭早死遺孤未數歲裔迎留與分屋而居事恭母如母恭之子息長大爲之娶婦買田宅產業使立門戶撫恤故舊振贍衰宗行義甚至加輔漢將軍領長史如故建興八年卒子毣嗣毣音忙角反見字林曰毣思貌也歷三郡監軍毣弟郁太子中庶子

楊洪字季休犍爲武陽人也劉璋時歷部諸郡先主定蜀太守李嚴命爲功曹嚴欲徙郡治舍洪固諫不聽遂辭功曹請退嚴欲薦洪於州爲蜀郡從事先主爭漢中急書發兵軍師將軍諸葛亮以問洪洪曰漢中則益州咽喉存亡之機會若無漢中則無蜀矣此家門之禍也方今之事男子當戰女子當運發兵何疑時蜀郡太守法正從先主北行亮於是表洪領蜀郡太守衆事皆辦遂使即眞頃之轉爲益州治中從事先主既稱尊號征吳不克還住永安漢嘉太守黃元素爲諸葛亮所不喜聞先主疾病懼有後患舉郡反燒臨邛城時亮東行省疾成都單虛是以元益無所憚洪即啓太子遣其親兵使將軍陳智鄭綽討元衆議以爲元若不能圍成都當由越巂據南中洪曰元素性凶暴無他恩信何能辦此不過乘水東下冀主上平安面縛歸死如其有異奔吳求活耳勑智綽但於南安峽口遮即便得矣智綽承洪

言果生獲元洪建與元年賜爵關內侯復爲蜀郡太守
忠節將軍後爲越騎校尉領郡如故五年丞相亮北住
漢中欲用張裔爲留府長史問洪何如洪對曰裔天姿
明察長於治劇才誠堪之然性不公平恐不可專任不
如留向朗朗情僞差少裔隨從目下效其器能於事兩
善初裔少與洪親善裔流放在吳洪臨裔郡裔子郁給
郡吏微過受罰不特原假裔後還聞之深以爲恨與洪
情好有損及洪見亮出至裔許具說所言裔答洪曰公
留我了矣明府不能止時人或疑洪意自欲作長史或
疑洪知裔自嫌不願裔處要職典後事也後裔與司鹽
校尉岑述不和至于忿恨亮與裔書曰君昔在楬下營
壞吾之用心食不知味後流迸南海相爲悲歎寢不安
席及其來還委付大任同獎王室自以爲與君古之石
交也石交之道舉讎以相益割骨肉以相明猶不相謝
也況吾但委意於元儉而君不能忍邪論者由是明洪
無私洪少不好學問而忠清款亮憂公如家事繼母至
孝六年卒官始洪爲李嚴功曹嚴未至犍爲而洪已爲
蜀郡洪迎門下書佐何祗有才策功幹舉郡吏數年爲
廣漢太守時洪亦尚在蜀郡是以西土咸服諸葛亮能
盡時人之器用也益部耆舊傳雜記曰每朝會祗次洪
坐嘲祗曰君馬何駿祗曰故吏馬不

敢駮但明府未著鞭耳衆傳之以爲笑祗字君肅少寒貧爲人寬厚通濟體甚壯大又能飲食好聲色不持節儉故時人少貴之者常夢井中生桑以問占夢趙直直曰桑非井中之物會當移植然桑字四十下八君壽恐不過此祗笑言得此足矣初往郡後爲督軍從事時諸葛亮用法峻密陰聞祗游戲放縱不勤所職嘗奄往錄獄衆人咸爲祗懼祗密聞之夜張燈火見囚讀諸解狀諸葛晨往祗悉已闇誦答對解釋無所凝滯亮甚異之出補成都令時郫縣令缺以祗兼二縣二縣戶口猥多切近都治饒諸奸穢每比人常眠睡值其覺寤輒得奸詐衆咸畏祗之發摘或以爲有術無敢欺者使人投箠祗聽其讀而心計之不差升合其精如此汶山夷不安以祗爲汶山太守民夷服信遷廣漢後夷反叛辭令得前何府君乃能安我耳時難屈祗拔祗族人爲汶山復得安轉祗爲犍爲年四十八卒如直所言後有廣漢王離字伯元亦以才幹顯爲督軍從事推法平當稍遷代祗爲犍爲太守治有美績聰明不及祗而文采過之也雖

費詩字公舉犍爲南安人也劉璋時爲縣竹令先主攻縣竹時詩先舉城降成都既定先主領益州牧以詩爲督軍從事出爲牂牁太守還爲州前部司馬先主爲漢中王遣詩拜關羽爲前將軍羽聞黃忠爲後將軍羽怒曰大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不肯受拜詩謂羽曰夫立王業者所用非一昔蕭曹與高祖少小親舊而陳韓亡命後至論其班列韓最居上未聞蕭曹以此爲怨今漢王以一時之功隆崇於漢室然意之輕重寧當與君侯齊乎且王與君侯譬猶一體同休等戚禍福共之愚爲君侯不宜計官號之高下爲爵祿之多少爲意也僕一介之使銜命之人君侯不受拜如是便還但相爲惜此舉

動恐有後悔耳羽大感悟遽卽受拜後羣臣議欲推漢
中王稱尊號詩上疏曰殿下以曹操父子偪主篡位故
乃羈旅萬里糾合士衆將以討賊今大敵未克而先自
立恐人心疑惑昔高祖與楚約先破秦者王及屠咸陽
獲子嬰猶懷推讓況今殿下未出門庭便欲自立邪愚
臣誠不爲殿下取也由是忤指左遷部永昌從事習鑿齒曰
夫創本之君俟大定而後正已纂統之主須速建以係
衆心是故惠公朝虜而子圉夕立更始尚存而光武舉
號夫豈忘主徼利社稷之故也今先主糾合義兵將以
討賊賊彊禍大主沒國喪二祖之廟絕而不祀苟非親
賢孰能紹此嗣祖配天非咸陽之譬杖正討逆何推讓
之有於此時也不知速尊有德以奉大統使民欣反正
世靚舊物杖順者齊心附逆者同懼可謂闇惑矣其
黜降也宜哉臣松之以爲鑿齒論議惟此議最善建

興三年隨諸葛亮南行歸至漢陽縣降人李鴻來詣亮
亮見鴻時蔣琬與詩在坐鴻曰聞過孟達許適見王冲
從南來言往者達之去就明公切齒欲誅達妻子賴先
主不聽耳達曰諸葛亮見顧有本末終不爾也盡不信
冲言委仰明公無復已已亮謂琬詩曰還都當有書與
子度相聞詩進曰孟達小子昔事振威不忠後又背叛
先主反覆之人何足與書邪亮默然不答亮欲誘達以
爲外援竟與達書曰往年南征歲未及還適與李鴻會
於漢陽承知消息慨然永歎以存足下平素之志豈徒
空託名榮貴爲華離乎嗚呼孟子斯實劉封侵陵足下

以傷先主待士之義又鴻道王冲造作虛語云足下量度吾心不受冲說尋表明之言追平生之好依依東望故遣有書達得亮書數相交通辭欲叛魏魏遣司馬宣王征之卽斬滅達亮亦以達無款誠之心故不救助也蔣琬秉政以詩爲諫議大夫卒於家王冲者廣漢人也爲牙門將統屬江州督李嚴爲嚴所疾懼罪降魏魏以冲爲樂陵太守孫盛蜀世譜曰詩子立晉散騎常侍自後益州諸費有名位者多是詩之後也評曰霍峻孤城不傾王連固節不移向朗好學不倦張裔敏應機楊洪乃心忠公費詩率意而言皆有可紀焉以先主之廣濟諸葛之準繩詩吐直言猶用陵遲況庸后乎哉

蜀志卷十一

蜀志卷十一考證

霍峻兄篤於鄉里合郡曲數百人○郡曲宋本作部曲

寵待有加注高陽呂雅○元本高陽作南陽

向朗歷射聲校尉尚書注鎮南將軍衞瓘○臣明楷按

魏志衞覬傳云子瓘咸熙中爲鎮西將軍此作鎮南

字誤

又注孫盛曰昔公孫述云云○臣龍官按此語已見

于魏志陳留王奐咸熙元年注中此爲重出

楊洪君昔在梴下○宋本作梴亦

況吾但委意於元儉而君不能忍耶○委意監本訛作

委噫今改正

能盡時人之器用也注初往郡後爲督軍從事○往郡疑作仕郡

又注後夷反叛辭令得前何府君乃能安我耳時難下多日字時難下多復字爲下多之字

屈祗抜祗族人爲汶山復得安○太平御覽反叛辭

費詩羽聞黃忠爲後將軍羽怒曰○太平御覽無下羽字

今漢王以一時之功隆崇於漢室○臣浩按漢王太平御覽作漢中王漢室疑當作漢升黃忠字也

左遷部永昌從事注夫創本之君侯大定而後正已纂統之主須速建以係衆心○監本訛作須大定侯速建今改正

豈徒空托名榮貴爲華離乎○華離冊府作乖離

蜀志卷十一考證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　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杜微　周羣　張裕

尹默　李譔　杜瓊　許慈　孟光　來敏

譙周　郤正

杜微字國輔梓潼涪人也少受學於廣漢任安劉璋辟爲從事以疾去官及先主定蜀微常稱聾閉門不出建興二年丞相亮領益州牧選迎皆妙簡舊德以秦宓爲別駕五梁爲功曹微爲主簿微固辭舉而致之既至亮引見微微自陳謝亮以微不聞人語於坐上與書曰服

聞德行饑渴歷時清濁異流無緣咨覲王元泰李伯仁
王文儀楊季休丁君幹李永南兄弟文仲寶等每歎高
志未見如舊猥以空虛統領貴州德薄任重慘慘憂慮
朝廷主公今年始十八天姿仁敏愛德下士天下之人
思慕漢室欲與君因天順民輔此明主以隆季興之功
著勳於竹帛也以謂賢愚不相爲謀故自割絕守勞而
已不曾自屈也微自乞老病求歸亮又與書答曰曹丕
篡弒自立爲帝是猶土龍芻狗之有名也欲與羣賢因
其邪僞以正道滅之怪君未有相誨便欲求還於山野
丕又大興勞役以向吳楚今因丕多務且以閉境勤農

育養民物並治甲兵以待其挫然後伐之可使兵不戰
民不勞而天下定也君但當以德輔時耳不責君軍事
何爲汲汲欲求去乎其敬徵如此拜爲諫議大夫以從
其志五梁者字德山犍爲南安人也以儒學節操稱從
議郎遷諫議大夫五官中郎將

周羣字仲直巴西閬中人也父舒字叔布少學術於廣
漢楊厚名亞董扶任安數被徵終不詣時人有問春秋
讖曰代漢者當塗高者魏也何謂也舒曰當塗高者魏也鄉
黨學者私傳其語羣少受學於舒專心候業於庭中作
小樓家富多奴常令奴更直於樓上視天災纔見一氣

卽白羣羣自上樓觀之不避晨夜故凡有氣候無不見之者是以所言多中州牧劉璋辟以爲師友從事續漢書曰建安七年越巂有男子化爲女人時羣言哀帝時亦有此將易代之祥也至二十五年獻帝果封于山陽十二年十月有星孛于鶉尾荊州分野羣以爲荊州牧將死而失土明年秋劉表卒曹公平荊州十七年十二月星孛于五諸侯羣以爲西方專據土地者皆將失土是時劉璋據益州張魯據漢中韓遂據涼州宋建據枹罕明年冬曹公遣偏將擊涼州十九年獲宋建韓遂逃于羌中被殺其年秋璋失益州二十年秋曹公攻漢中張魯降

先主定蜀署儒林校尉先主欲與曹公爭漢中問羣羣對曰當得其地不得其民也若出偏軍必不利當戒愼之時州後部司馬蜀郡張裕亦曉占候而天才過羣裕字南和諫先主曰不可爭漢中軍必不利先主竟不用裕言果得地而不得民也遣將軍吳蘭雷銅等入武都皆沒不還悉如羣言於是舉羣羣茂才裕又私語人曰歲在庚子天下當易代劉氏祚盡矣主公得益州九年之後寅卯之間當失之人密白其言初先主與劉璋會涪時裕爲璋從事侍坐其人饒鬚先主嘲之曰昔吾居涿縣特多毛姓東西南北皆諸毛也涿令稱曰諸毛繞涿居乎裕卽答曰昔有作上黨潞長遷爲涿令涿令者去官還家時人與書欲署潞則失涿欲署涿則失潞乃署曰潞涿君先主無鬚故裕以此及之先主常銜其不遜加忿其漏言乃顯裕諫爭漢中不驗下獄將誅之諸葛亮

表請其罪先主答曰芳蘭生門不得不鉏裕遂棄市後
魏氏之立先主之喪皆如裕所刻又曉相術每舉鏡視
面自知刑死未嘗不撲之于地也羣卒子巨頗傳其術
杜瓊字伯瑜蜀郡成都人也少受學於任安精究安術
劉璋時辟爲從事先主定益州領牧以瓊爲議曹從事
後主踐阼拜諫議大夫遷左中郎將大鴻臚太常爲人
靜默少言闔門自守不與世事蔣琬費禕等皆器重之
雖學業入深初不視天文有所論說後進通儒譙周常
問其意瓊答曰欲明此術甚難須當身視識其形色不
可信人也晨夜苦劇然後知之復憂漏泄不如不知是
以不復視也周因問曰昔周徵君以爲當塗高者魏也
其義何也瓊答曰魏闕名也當塗而高聖人取類而言
耳又問周曰寧復有所怪邪周曰未達也瓊又曰古者
名官職不言曹始自漢已來名官盡言曹吏言屬曹卒
言侍曹此殆天意也瓊年八十餘延熙十三年卒著韓
詩章句十餘萬言不教諸子內學無傳業者周緣瓊言
乃觸類而長之曰春秋傳著晉穆侯名太子曰仇弟曰
成師師服曰異哉君之名子也嘉耦曰妃怨耦曰仇今
君名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其後果
如服言及漢靈帝名二子曰史侯董侯既立爲帝後皆

免爲諸侯與師服言相似也先主諱備其訓具也後主諱禪其訓授也如言劉已具矣當授與人也意者甚於穆侯靈帝之名子後宦人黃皓弄權於內景耀五年宮中大樹無故自折周深憂之無所與言乃書柱曰衆而大期之會具而授若何復言曹者衆也魏者大也衆而大天下其當會也具而授如何復有立者乎蜀既亡咸以周言爲驗周曰此雖已所推尋然有所因由杜君之辭而廣之耳殊無神思獨至之異也

許慈字仁篤南陽人也師事劉熙善鄭氏學治易尚書三禮毛詩論語建安中與許靖等俱自交州入蜀時又有魏郡胡潛字公與不知其所以在益土潛雖學不沾洽然卓犖彊識祖宗制度之儀喪紀五服之數皆指掌畫地舉手可采先主定蜀承喪亂歷紀學業衰廢乃鳩合典籍沙汰衆學慈潛並爲博士與孟光來敏等典掌舊文值庶事草創動多疑議慈潛更相克伐謗讟忿爭形於聲色書籍有無不相通借時尋楚撻以相震攄（攄虛晚反）其矜已妬彼乃至於此先主愍其若斯羣僚大會使倡家假爲二子之容倣其訟閱之狀酒酣樂作以爲嬉戲初以辭義相難終以刀杖相屈用感切之潛先沒慈後主世稍遷至大長秋卒孫盛曰蜀少人士故慈潛等並見載述

子勛傳

其業復爲博士

孟光字孝裕河南洛陽人漢太尉孟郁之族（續漢書云郁中常侍孟賁之弟）靈帝末爲講部吏獻帝遷都長安遂逃入蜀劉焉父子待以客禮博物識古無書不覽尤銳意三史長於漢家舊典好公羊春秋而譏呵左氏每與來敏爭此二義光常譊譊讙咋（譊音奴交反讙音休袁反咋音徂格反）先主定益州拜爲議郎與許慈等並掌制度後主踐阼爲符節令屯騎校尉長樂少府遷大司農延熙九年秋大赦光於衆中責大將軍費禕曰夫赦者偏枯之物非明世所宜有也衰弊窮極必不得已然後乃可權而行之耳今主上仁賢百僚稱職有何旦夕之危倒縣之急而數施非常之恩以惠姦宄之惡乎又鷹隼始擊而更原宥有罪上犯天時下違人理老夫耄朽不達治體竊謂斯法難以經久豈具瞻之高美所望於明德哉禕但顧謝跋踖而已光之指摘痛癢多如是類故執政重臣心不能悅爵位不登每直言無所回避爲代所嫌太常廣漢鐔承（華陽國志曰承字公文歷郡守少府）光祿勳河東裴儁等年資皆在光後而登據上列處光之右葢以此也（傅暢裴氏家記曰儁字奉先魏尚書令潛弟也儁姊夫爲蜀中長史儁送之時年十餘歲遂遭漢末大亂不復得還既長知名爲蜀所推重也子越字令緒爲蜀督軍蜀破遷還洛陽拜議郎）後進文士祕書郎郤正數從光諮訪光問

正太子所習讀并其情性好尚正答曰奉親虔恭夙夜匪懈有古世子之風接待羣僚舉動出於仁恕光曰如君所道皆家戶所有耳吾今所問欲知其權略智調何如也正曰世子之道在於承志竭歡旣不得妄有所施爲且智調藏於胷懷權略應時而發此之有無焉可豫設也光解正愼宜不爲放談乃曰吾好直言無所回避每彈射利病爲世人所譏嫌疑省君意亦不甚好吾言然語有次今天下未定智意爲先智意雖有自然然不可力彊致也此儲君讀書寧當倣吾等竭力博識以待訪問如博士探策講試以求爵位邪當務其急者正深

謂光言爲然後光坐事免官年九十餘卒

來敏字敬達義陽新野人來歙之後也父豔爲漢司空華嶠後漢書曰豔好學下士開館養徒衆少歷顯位靈帝時位至司空漢末大亂敏隨姊夫奔荆州姊夫黃琬見是劉璋祖母之姪故璋遣迎琬妻敏遂俱與姊入蜀常爲璋賓客涉獵書籍善左氏春秋尤精於倉雅訓詁好是正文字先主定益州署敏典學校尉及立太子以爲家令後主踐阼爲虎賁中郎將丞相亮住漢中請爲軍祭酒輔軍將軍坐事去職亮集有教曰將軍來敏對上官顯言新人有何功德而奪我榮資與之邪諸人共憎我何故如是敏年老狂悖生此怨言昔成都初定議者以爲來敏亂羣先帝以新定之際故遂含容無所禮用後劉子初選以爲太子家令先帝不悅而

乾隆四年校刊

不忍拒也後主卽位吾闇於知人遂復擢爲將軍祭酒違議者之審見背先帝所疎外自謂能以敦厲薄俗帥之以義今旣不能表退職使閉門思愆累遷爲光祿大夫復坐過黜前後數貶削皆以語言不節舉動違常也時孟光亦以樞機不愼論議干時然猶愈於敏俱以其耆宿學士見禮於世而敏荆楚名族東宮舊臣特加優待是故廢而復起後以敏爲執愼將軍欲令以官重自警戒也年九十七景耀中卒子忠亦博覽經學有敏風與尚書向充等並能協贊大將軍姜維維善之以爲參軍

尹默字思潛梓潼涪人也益部多貴今文而不崇章句默知其不博乃遠游荆州從司馬德操宋仲子等受古學皆通諸經史又專精於左氏春秋自劉歆條例鄭衆賈逵父子陳元方服虔注說咸略誦述不復按本先主定益州領牧以爲勸學從事及立太子以默爲僕射以左氏傳授後主後主踐阼拜諫議大夫丞相亮住漢中請爲軍祭酒亮卒還成都拜太中大夫卒子宗傳其業

爲博士宋仲子後在魏魏略曰其子與魏諷謀反伏誅太子答王朗書曰昔石厚與州吁游父碏知其與亂韓子呢田蘇穆子知其好仁故君子游必有方居必就士誠有以也嗟乎宋忠無石子先識之明老罹此禍今雖欲願行滅親之誅立純臣之節尚可得邪

李譔字欽仲梓潼涪人也父仁字德賢與同縣尹默俱

游荆州從司馬徽宋忠等學譔具傳其業又從默講論義理五經諸子無不該覽加博好技藝算術卜數醫藥弓弩機械之巧皆致思焉始爲州書佐尚書令史延熙元年後主立太子以譔爲庶子遷爲僕射轉中散大夫右中郎將猶侍太子太子愛其多知甚悅之然體輕脫好戲啁故世不能重也著古文易尚書毛詩三禮左氏傳太玄指歸皆依準賈馬異於鄭玄與王氏殊隔初不見其所述而意歸多同景耀中卒時又有漢中陳術字申伯亦博學多聞著釋問七篇益部耆舊傳及志位歷三郡太守

譔周字允南巴西西充國人也父竝字榮始治尚書兼通諸經及圖緯州郡辟請皆不應州就假師友從事周幼孤與母兄同居既長耽古篤學家貧未嘗問產業誦讀典籍欣然獨笑以忘寢食研精六經尤善書札頗曉天文而不以留意諸子文章非心所存不悉徧視也身長八尺體貌素朴性推誠不飾無造次辯論之才然潛識內敏建興中丞相亮領益州牧命周爲勸學從事（蜀記曰周初見亮左右皆笑既出有司請推笑者亮曰孤尚不能忍況左右乎）亮卒於敵庭周在家聞問即便奔赴尋有詔書禁斷惟周以速行得達大將軍蔣琬領刺史徙爲典學從事總州之學者後主立

太子以周爲僕轉家令時後主頗出游觀增廣聲樂周
上疏諫曰昔王莽之敗豪傑並起跨州據郡欲弄神器
於是賢才智士思望所歸未必以其勢之廣狹惟其德
之薄厚也是故於時更始公孫述及諸有大衆者多已
廣大然莫不快情恣欲怠於爲善游獵飲食不恤民物
世祖初入河北馮異等勸之曰當行人所不能爲遂務
理寃獄節儉飲食動遵法度故北州歌歎聲布四遠於
是鄧禹自南陽追之吳漢冠恂未識世祖遙聞德行遂
以權計舉漁陽上谷突騎迎于廣阿其餘望風慕德者
邳彤耿純劉植之徒至于輿病齎棺繦負而至者不可

勝數故能以弱爲彊屠王郎吞銅馬折赤眉而成帝業
也及在洛陽嘗欲小出車駕已御銚期諫曰天下未寧
臣誠不願陛下細行數出卽時還車及征隗囂頴川盜
起世祖還洛陽但遣寇恂往恂曰頴川以陛下遠征故
姦猾起叛未知陛下還恐不時降陛下自臨頴川賊必
卽降遂至頴川竟如恂言故非急務欲小出不敢至於
急務欲自安不爲故帝者之欲善也如此故傳曰百姓
不徒附誠以德先之也今漢遭厄運天下三分雄哲之
士思望之時也陛下天姿至孝喪踰三年言及隕涕雖
曾閔不過也敬賢任才使之盡力有踰成康故國內和

一大小戮力臣所不能陳然臣不勝大願願復廣人所不能者夫輓大重者其用力苦不衆拔大艱者其善術苦不廣且承事宗廟者非徒求福祐所以率民尊上也至於四時之祀或有不臨池苑之觀或有仍出臣之愚滯私不自安夫憂責在身者不暇盡樂先帝之志堂構未成誠非盡樂之時願省減樂官後宮所增造但奉脩先帝所施下爲子孫節儉之教徙爲中散大夫猶侍太子于時軍旅數出百姓彫瘁周與尚書令陳祇論其利害退而書之謂之仇國論其辭曰因餘之國小而肇建之國大並爭於世而爲仇敵因餘之國有高賢卿者問於伏愚子曰今國事未定上下勞心往古之事能以弱勝彊者其術何如伏愚子曰吾聞之處大無患者恒多慢處小有憂者恒思善多慢則生亂思善則生治理之常也故周人養民以少取多勾踐卹衆以弱斃彊此其術也賢卿曰曩者項彊漢弱相與戰爭無日寧息然項羽與漢約分鴻溝爲界各欲歸息民張良以爲民志既定則難動也尋帥追羽終斃項氏豈必由文王之事乎肇建之國方有疾疢我因其隙陷其邊陲覬增其疾而斃之也伏愚子曰當殷周之際王侯世尊君臣久固民習所專深根者難拔據固者難遷當此之時雖漢祖安

能杖劒鞭馬而取天下乎當秦罷侯置守之後民疲秦
役天下土崩或歲改主或月易公鳥驚獸駭莫知所從
於是豪彊並爭虎裂狼分疾搏者獲多遲後者見吞今
我與肇建皆傳國易世矣既非秦末鼎沸之時實有六
國並據之勢故可爲文王難爲漢祖夫民疲勞則騷擾
之兆生上慢下暴則瓦解之形起諺曰射幸數跌不如
審發是故智者不爲小利移目不爲意似改步時可而
後動數合而後舉故湯武之師不再戰而克誠重民勞
而度時審也如遂極武黷征土崩勢生不幸遇難雖有
智者將不能謀之矣若乃奇變從橫出入無間衝波截
轍超谷越山不由舟楫而濟盟津者我愚子也實所不
及後遷光祿大夫位亞九列周雖不與政事以儒行見
禮時訪大議輒據經以對而後生好事者亦咨問所疑
焉景耀六年冬魏大將軍鄧艾克江由長驅而前而蜀
本謂敵不便至不作城守調度及聞艾已入陰平百姓
擾擾皆逆山野不可禁制後主使羣臣會議計無所出
或以爲蜀之與吳本爲和國宜可奔吳或以爲南中七
郡阻險斗絕易以自守宜可奔南惟周以爲自古已來
無寄他國爲天子者也今若入吳固當臣服且政理不
殊則大能吞小此數之自然也由此言之則魏能并吳

吳不能并魏明矣等爲小稱臣孰與爲大再辱之恥何與一辱且若欲奔南則當早爲之計然後可果今大敵以近禍敗將及羣小之心無一可保恐發足之日其變不測何至南之有乎羣臣或難周曰今艾以不遠恐不受降如之何周曰方今東吳未賓事勢不得不受之受之後不得不禮若陛下降魏魏不裂土以封陛下者周請身詣京都以古義爭之衆人無以易周之理後主猶疑於入南周上疏曰或說陛下以北兵深入有欲適南之計臣愚以爲不安何者南方遠夷之地平常無所供爲猶數反叛自丞相亮南征兵勢偏之窮乃幸從是後

供出官賦取以給兵以爲愁怨此患國之人也今以窮迫欲往依恃恐必復反叛一也北兵之來非但取蜀而已若奔南方必因人勢衰及時赴追二也若至南方外當拒敵內供服御費用張廣他無所取耗損諸夷必甚甚必速叛三也昔王郎以邯鄲僭號時世祖在信都畏偪於郎欲棄還關中邳彤諫曰明公西還則邯鄲城民不肯捐父母背城主而千里送公其亡叛可必也世祖從之遂破邯鄲今北兵至陛下南行誠恐邳彤之言復信於今四也願陛下早爲之圖可獲爵土若遂適南竄乃服其禍必深易曰亢之爲言知得而不知喪知存

而不知亡知得失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言聖人知命而不苟必也故堯舜以子不善知天有授而求授人子雖不肖禍尚未萌而迎授與人況禍以至乎故微子以殷王之昆面縛銜璧而歸武王豈所樂哉不得已也於是遂從周策劉氏無虞一邦蒙賴周之謀也

孫綽評曰譙周說後主降魏可乎曰自爲天子而乞降請命何恥之深乎夫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先君正魏之篡不與同天矣推過於其父俛首而事雠可謂苟存豈大居正之道哉孫盛曰春秋之義國君死社稷卿大夫死位況稱天子而可辱於人乎周謂萬乘之君偷生苟免亡禮希利要冀微榮惑矣且以事勢言之理有未盡何者禪雖庸主實無桀紂之酷戰雖屢北未有土崩之亂縱不能君臣固守背城借一白可退次東鄙以思後圖是時羅憲以重兵據白帝霍弋以强卒鎮夜郎蜀土險狹山水峻隔絕巖激湍非步卒所涉若悉取舟楫保據江州徵兵南中乞師東國如此則姜廖五將自然雲從吳之二師承命電赴何投寄之無所而慮於必亡邪魏師之來寡衆國大舉欲追則舟楫靡資欲留則師老多虞且屈伸有會情勢代起徐因思奮之民以攻驕惰之卒此越王所以敗闔閭田單所以摧騎劫也何爲匆匆遽自囚虜下堅壁於敵人致斫石之至恨哉葛生有云事之不濟則已耳安能復爲之下壯哉斯言可以立懦夫之志矣觀古燕齊荊越之敗或國覆主滅或魚縣鳥窴終能建功立事康復社稷豈曰天助抑人謀也向使懷苟存之計納譙周之言何邦基之能構令名之可獲哉禪既闇主周實駑臣方之申包田單范蠡大夫種不亦遠乎時晉文王爲魏相國以周有全國之功封陽城亭侯又下書辟周周發至漢中困疾不進咸熙二年夏巴郡文立從洛陽還蜀過見周周語次因書板示立曰典午忽兮月酉沒兮典午者謂司馬也月酉者謂八月也至八月而文王果崩

華陽國志曰文立字廣休少治毛詩三禮兼通羣書刺史費禕命爲從事入爲尚書郎復辟爲大將軍東曹掾稍遷尚書蜀并于魏梁州建首爲別駕從事舉秀才晉泰始二年拜濟陰太守遷梁州建首爲別駕從事舉秀才晉官及盡忠死事者子孫雖仕郡國或有不才同之齊民爲劇又諸葛亮蔣琬費禕等子孫流徙中畿各宜量才敘用以慰巴蜀之心傾吳人之望事皆施行轉散騎常侍獻可替否多所補納稍遷衞尉中朝服其賢雅爲時名卿咸寧末卒立章奏詩賦論誦凡數十篇

晉室踐祚累下詔所在發遣周周遂輿疾詣洛泰始三年至以疾不起就拜騎都尉周乃自陳無功而封求還爵土皆不聽許五年予嘗爲本郡中正清定事訖求休還家往與周別周語予曰昔孔子七十二劉向揚雄七十一而没今吾年過七十庶慕孔子遺風可與劉揚同軌恐不出後歲必便長逝不復相見矣疑周以術知之假此而言也六年秋爲散騎常侍疾篤不拜至冬卒晉陽秋載詔曰朕甚悼之賜朝服一具衣一襲錢十五萬周息熙上言周臨終屬熙曰久抱疾未會朝見若國恩賜朝服衣物者勿以加身當還舊墓道險行難豫作輕棺殯斂已畢上還所賜詔曰還衣服給棺直　凡所著述撰定法訓五經論古史考茲顯模

周三子熙賢同少子同頗好周業亦以忠篤質素爲行舉孝廉除錫令東宮洗馬召不就周長子熙熙子秀字元彥晉陽秋曰秀性清靜不交於世知將大亂豫命及李雄盜蜀安車徵秀又雄叔父驤驤子壽辟命皆不應常冠鹿皮躬耕田數永和三年安西將軍桓溫平

蜀表薦秀曰臣聞大朴既虧則高尚之標顯道喪時昏則忠貞之義彰故有洗耳投淵以振玄邈之風亦有秉心矯迹以惇在三之節是以上代之君莫不崇重斯軌所以篤俗訓民靜一流競伏惟大晉應符御世運無常通時有屯蹇神州丘墟三方圮裂兎罝絕響於中林白駒無聞於空谷斯有識之所悼心大雅之所歎息者也陛下聖德嗣興方恢天緒臣昔奉役有事西土鯨鯢既縣思宣大化訪諸故老搜揚潛逸庶武羅於羿浞之墟想王蠋於亡齊之境竊聞巴西譙秀植操貞固抱德肥遁揚清渭波于時皇極遘道消之會羣黎蹈顛沛之艱中華有顧瞻之哀幽谷無遷喬之望凶命屢招姦威仍偪身寄虎吻危同朝露而能抗節玉立誓不降辱杜門絕跡不面僞庭進免龔勝亡身之禍退無薛方詭對之譏雖園綺之棲商洛管寧之默遼海方之於秀殆無以過于今西土以爲美談夫旌德禮賢化道之所先崇表殊節聖哲之上務方今六合未康豺狼當路遺黎偷薄義聲弗聞益宜振起道義之徒以敦流遁之弊若秀蒙蒲帛之徵足以鎮靜頹風軌訓踰俗幽遐仰流九服知化矣及蕭敬叛亂避難宕渠川中鄉人宗族馮依者以百數秀年八十衆人以其篤老欲代之負擔秀拒曰各有老弱當先營救吾氣力自足堪此不以垂朽之年累諸君也後十餘年卒於家

郤正字令先河南偃師人也祖父儉靈帝末爲益州刺史爲盜賊所殺會天下大亂故正父揖因留蜀揖爲大將軍孟達營都督隨達降魏爲中書令史正本名纂少以父死母嫁單煢隻立而安貧好學博覽墳籍弱冠能屬文入爲祕書吏轉爲令史遷郎至令性澹於榮利而尤耽意文章自司馬王揚班傅張蔡之儔遺文篇賦及當世美書善論益部有耆舊則鑽鑿推求略皆寓目自在內職與宦人黃皓比屋周旋經三十年皓從微至貴操弄威權正既不爲皓所愛亦不爲皓所憎是以官不過

六百石而免於憂患依則先儒假文見意號曰釋譏其文繼於崔駰達旨其辭曰或有譏余者曰聞之前記夫事與時竝名與功偕然則名之與事前哲之急務也是故創制作範匪時不立流稱垂名匪功不記名必須功而乃顯事亦俟時以行止身沒名滅君子所恥是以達人研道探賾索微觀天運之符表考人事之盛衰辨者馳說智者應機謀夫演略武士奮威雲合霧集風激電飛量時揆宜用取世資小屈大申存公忽私雖尺枉而尋直終揚光以發輝也今三方鼎跱九有未乂悠悠四海嬰丁禍敗嗟道義之沈塞愍生民之顛沛此誠聖賢拯救之秋烈士樹功之會也吾子以高朗之才珪璋之質兼覽博闚留心道術無遠不致無幽不悉挺身取命幹茲奧祕躊躇紫闥喉舌是執九考不移有入無出尚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九考則二十七年究古今之眞僞計時務之得失雖時獻一策偶進一言釋彼官責慰此素飧固未能輸竭忠款盡瀝胷肝排方入直惠彼黎元俾吾徒草鄙並有聞焉也盍亦綏衡緩轡回軌易塗輿安駕肆思馬斯徂審厲揭以投濟要夷庚之赫憮播秋蘭以芳世副吾徒之彼圖不亦盛與余聞而歎曰嗚呼有若云乎邪夫人心不同實若其面子雖光麗既美且豔管闚筐舉守

厥所見未可以言八紘之形埒信萬事之精練也或人
率爾仰而揚衡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余應之曰虞帝
以面從爲戒孔聖以悅己爲尤若子之言良我所思將
爲吾子論而釋之昔在鴻荒矇昧肇初三皇應籙五帝
承符爰暨夏商前典攸書姬衰道缺霸者翼扶嬴氏慘
虐吞噬八區於是從橫雲起徂詐如星奇邪蠭動智故
萌生或飾眞以讎僞或挾邪以干榮或詭道以要上或
鬻技以自矜背正崇邪棄直就佞忠無定分義無常經
故鞅法窮而慝作斯義敗而姦成呂門大而宗滅韓辨
立而身刑夫何故哉利回其心寵耀其目赫赫龍章鑠
鑠車服踰幸苟得如反如仄搖邪荒迷恣睢自極和鸞
未調而身在轅側庭宁未踐而棟折榱覆天收其精地
縮其澤人弔其躬鬼茂其領初升高岡終隕幽壑朝含
榮潤夕爲枯魄是以賢人君子深圖遠慮畏彼咎戾超
然高舉寧曳尾於塗中穢濁世之休譽彼豈輕主慢民
而忽於時務哉蓋易著行止之戒詩有靖恭之歎乃神
之聽之而道使之然也自我大漢應天順民政治之隆
晧若陽春俯憲坤典仰式乾文播皇澤以熙世揚茂化
之醲醇君臣履度各守厥眞上垂詢納之弘下有匡救
之責士無虛華之寵民有一行之迹粲乎鑾鑾尚此忠

益然而道有隆窳物有興廢有聲有寂有光有翳朱陽
否於素秋玄陰抑於孟春義和逝而望舒係運氣匿而
耀靈陳沖質不永桓靈墜敗英雄雲布豪傑蓋世家挾
殊議人懷異計故從橫者歙披其胷狙詐者暫吐其舌
也今天綱已綴德樹西鄰丕顯祖之宏規縻好爵於士
人興五教以訓俗豐九德以濟民肅明祀以祠祭幾皇
道以輔眞雖跱者未一僞者未分聖人垂戒蓋均無貧
故君臣協美於朝黎庶欣戴於野動若重規靜若疊矩
濟濟偉彥元凱之倫也有過必知顏子之仁也侃侃庶
政冉季之治也鷹揚鸞騰伊望之事也總羣俊之上略
合薛氏之三計敷張陳之祕策故力征以勤世援華英
而不遑豈暇脩枯籬於榛穢哉然吾不才在朝累紀託
身所天心焉是恃樂滄海之廣深歎嵩嶽之高跱聞仲
尼之贊商感鄉校之益已彼平仲之和羹亦進可而替
否故矇冒瞽說時有攸獻譬適人之有采於市閭游童
之吟詠乎疆畔庶以增廣福祥輸力規諫若其合也則
以闇協明進應靈符如其違也自我常分退守已愚進
退任數不矯不誣循性樂天夫何恨諸此其所以既入
不出有而若無者也狹屈氏之常醒濁漁父之必醉涸
柳季之卑辱褊夷叔之高懟合不以得違不以失得不

充詘失不慘悸不樂前以顧軒不就後以慮輕不粥譽以干澤不辭愆以忌紲何責之釋何飡之鄙何方之排何直之入九考不移固其所執也方今朝士山積髦俊成羣猶鱗介之潛乎巨海毛羽之集乎鄧林游禽逝不爲之尠浮觴臻不爲之殷且陽靈幽於唐葉陰精應爲商時陽肝請而洪災息桑林禱而甘澤滋淮南子曰禹爲水以身請於陽肝之河湯苦旱以身禱於桑林之際聖人之憂民如此其明矣呂氏春秋曰昔殷湯克夏桀而天下大旱三年不收湯乃以身禱於桑林曰余一人有罪無及萬方萬方有罪在余一人無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毀傷方有罪在余一人無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毀傷民之大命湯於是剪其髮攡其爪自以爲犧牲用祈福於上帝民乃甚悅雨乃大至行止有道啓塞有期我師遺訓不怨不尤委命恭已我又何辭辭窮路單將反初節綜墳典之流芳尋孔氏之遺藝綴微辭以存道憲先軌而投制躅叔勝之優游美疎氏之遐逝收止足以言歸汎浩然以容裔欣環堵以恬娛免咎悔於斯世顧茲心之未泰懼末塗之泥滯仍求激而增憤肆中懷以告誓昔九方考精於至貴秦牙沉思於殊形淮南子曰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對曰良馬者可以形容筋骨相也相天下之馬者若滅若沒若失若亡其一若此馬者絕塵卻轍臣之子皆下才也可告以良馬而不可告以天下之馬天下之馬臣有所與共儋纏采薪九方堙此其相馬非臣之下也請見之穆公見之使之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得馬矣在於沙丘穆公曰何馬也對曰牝而黃使人往取之牡而驪穆公不悅召伯樂而問之曰敗矣子之所使求馬者也毛物牝牡尚弗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伯樂喟然太息曰一至此乎是乃所以千萬里臣而無數者

也若埋之所觀者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麤在其內而忘其外見其所見而不見視其所視而遺其所不視若彼之所相者乃有貴乎馬者馬至而果天下之馬也淮南子又曰伯樂寒風秦牙葛青所相各異其知馬一也蓋九方觀其精秦牙察其形**薛燭察寶以飛譽**越絕書曰昔越王勾踐有寶劒五枚聞於天下客有能相劒者名薛燭王召而問之吾有寶劒五請以示子乃取其豪曹巨闕薛燭曰皆非也又取純鈞湛盧燭曰觀其劒鈔爛爛如列宿之行觀其光渾渾如水之將溢於塘觀其文渙渙如水將釋此所謂純鈞邪王曰是也王曰客有直之者有市之鄉三駿馬千匹千戶之都二可乎薛燭曰不可當造此劒之時赤堇之山破而出錫若邪之溪涸而出銅雨師掃灑雷公擊鼓太一下觀天精下之歐冶乃因天之精悉其伎巧一曰純鈞二曰湛盧今赤堇之山已合若邪之溪深而不測歐冶子已死雖傾城量金珠玉竭河獨不得此一物有市之鄉三駿馬千匹千戶之都二亦何足言與**瓠梁託弦以流聲**淮南子曰瓠梁之鼓瑟而鱓魚聽之又曰瓠巴鼓琴而流魚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此皆聲之動人者也歌可隨也而以歌者不可爲也**齊隸拊髀以濟文**臣松之曰

拊此謂孟嘗君田文下坐客能作雞鳴以濟其厄者也凡作雞鳴必先拊髀以倣雞之拊翼也**楚客潛冠以保荊**淮南子曰楚將子發好求技道之士楚有善爲偷者往見曰聞君求技道之士臣偷也願以技備一卒子發聞之衣不及帶冠不暇正出見而禮之左右諫曰偷者天下之盜也何爲禮之君曰此非左右之所得與後無幾何齊興兵伐楚子發將師以當之兵三却楚賢大夫皆盡其計而悉其誠齊師愈强於是卒偷進請曰臣有薄技願爲君行之君曰諾偷即夜出解齊將軍之帳而獻之子發使人歸之曰卒有出採薪者得將軍之帳使使歸於執事明日又復往取箸子發又使歸之明日又復往取枕子發又使歸之明日不聞之大駭將軍與軍吏謀曰今日不去楚軍恐取吾頭矣即旋師而去**雍門援琴而挾說**桓譚新論曰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曰先生鼓琴亦能令悲者先貴而後賤昔富而今貧窺窗壓窮巷不交四鄰不若身材高妙懷質抱眞逢讒罹謗怨結而不得信不若交歡而結愛無怨而生離遠赴絕國無相見期不若幼無父母壯無妻兒出以野澤爲鄰入用堀坎爲家困於朝夕無所假貸若此人也

但聞飛鳥之號秋風鳴條則傷心矣臣一爲之援琴而長太息未有不悽惻而涕泣者也今若足下居則廣厦高堂連闥洞房下羅帷來清風倡優在前諂諛侍側揚激楚舞鄭妾流聲以娛耳練色以淫目水戲則舫龍舟建羽旗鼓鈎乎不測之淵野游則登平原馳廣囿强弩下高鳥勇士格猛獸置酒娛樂沈醉忘歸方此之時視天地曾不若一指雖有善鼓琴未能動足下也孟嘗君曰固然雍門周曰然臣竊爲足下有所常悲夫角帝而困秦者君也連五國而伐楚者又君也天下未嘗無事不從即衡從成則楚王衡成則秦帝夫以秦楚之彊而報弱薛猶磨蕭斧而伐朝菌也有識之士莫不爲足下寒心天道不常盛寒暑更進退千秋萬歲之後宗廟必不血食高臺既已傾曲池又已平墳墓生荊棘狐狸穴其中游兒牧豎躑躅其足而歌其上曰孟嘗君之尊貴亦猶若是乎於是孟嘗君喟然太息涕淚承睫而未下雍門周引琴而鼓之徐動宮徵叩角羽終而成曲孟嘗君遂歔欷而就之曰先生鼓琴令文立若亡國之人也

韓哀秉轡而馳名 呂氏春秋曰韓哀作御王褒聖主得賢臣頌曰及至駕齧膝參乘旦王良執靶韓哀附輿縱馳騁鶩忽如景靡過都越國蹶如歷塊追奔電逐遺風周流八極萬里一息何其遼哉人馬相得也

盧敖翺翔乎玄闕若士竦身於雲清 淮南子曰盧敖游乎北海經乎太陰入乎玄闕至於蒙轂之上見一士焉深目而玄準戾頸而鳶肩豐上而殺下軒軒然方迎風而舞顧見盧敖慢然下其臂遯逃乎碑下盧敖俯而視之方卷龜殼而食合梨盧敖乃與之語曰惟敖爲背羣離黨窮觀於六合之外者非敖而已乎敖幼而好游長不喻解周行四極惟北陰之不闚今卒睹夫子於是子殆可與敖爲交乎若士者齤然而笑曰嘻乎子中州民寧肯而遠至此此猶光乎日月而戴列星陰陽之所行四時之所生此其比夫不名之地猶突奧也若我南遊乎罔罠之野北息于沉墨之鄉西窮冥冥之黨東貫鴻濛之光此其下無地而上無天聽焉無聞視焉則眴此其外猶有沈沈之汜其餘一舉而千萬里吾猶未能之在今子游始至於此乃語窮觀豈不亦遠哉然子處矣吾與汗漫期於九垓之上吾不可以久若士舉臂而竦身遂入雲中盧敖仰而視之弗見乃止曰吾比夫子也猶黃鵠之與壤蟲終日行不離咫尺自以爲遠不亦悲哉

余實不能齊技於數子故乃

靜然守己而自寧景耀六年後主從譙周之計遣使請降於鄧艾其書正所造也明年正月鍾會作亂成都後主東遷洛陽時擾攘倉卒蜀之大臣無翼從者惟正及殿中督汝南張通捨妻子單身隨侍後主賴正相導宜適舉動無闕乃慨然歎息恨知正之晚時論嘉之賜爵關內侯泰始中除安陽令遷巴西太守泰始八年詔曰正昔在成都顛沛守義不違忠節及見受用盡心幹事有治理之績其以正爲巴西太守咸寧四年卒凡所著述詩論賦之屬垂百篇

評曰杜微脩身隱靜不役當世庶幾夷皓之槩周羣占天有徵杜瓊沈默愼密諸生之純也許孟來李博涉多聞尹默精於左氏雖不以德業爲稱信皆一時之學士譙周詞理淵通爲世碩儒有董揚之規郤正文辭粲爛有張蔡之風加其行止君子有取焉二子處晉事少在蜀事多故著于篇張嶷以爲譙周所陳降魏之策蓋素料劉禪懦弱心無害戾故得行也如遇忿肆之人雖無他算然矜剚恥或發怒妄誅以立一時之威快其斯須之意者此亦夷滅之禍云

蜀志卷十二考證

杜微且以閉境勤農育養民物○勤元本作勸

許慈慈後主世稍遷至大長秋○何焯曰大長秋掌奉宣中宮命西京或用士人中興常用宦者今皆用通經之士爲之則可以修周官內宰之職且仁篤通大經四小經三即在中士亦烏可無述耶

孟光漢太尉孟郁之族○郁後漢書靈帝紀作馥

光解正愼宜不爲放談○宜疑作密

此儲君讀書寧當做吾等竭力博識○儲君監本訛諸君今改正

尹默自劉歆條例鄭衆賈逵父子陳元方服虔注說○
臣浩按後漢書云陳元字長孫父欽習左氏春秋事
黎陽賈護與劉歆同時而別自名家元少傳父業爲
之訓詁與范升爭立左氏學據此則此云陳元方多
方字疑爲傳寫之訛也
譙周故周人養民以少取多勾踐卑衆以弱斃彊○周
人宋本作周文
當秦罷侯置守之後民疲秦役○當秦宋本作及秦
至冬卒注若國恩賜朝服衣物者勿以加身○臣清植
按周雖勸降然不仕魏晉至臨終所囑又如此則其
勸降也蓋度殉國之義非後主所辦故姑以此爲全
君計耳視夫誤其君以燃榮其身者則有間矣
周長子熙熙子秀字元彥○何焯曰元彥之去承祚遠
矣此十字疑皆裴注之文臣龍官按上文既云周三
子熙賢同此又云周長子熙于文義似贅其爲裴注
無疑
卻正播秋蘭以芳世副吾徒之彼圖○彼圖冊府作披
圖
不弼譽以干澤不辭愆以忌紲○弼元本作徼
楚客潛寇以保荆注偷即夜出解齊將軍之帳而獻之

子發○元修本作解齊將軍之幬帳多幬字

雍門援琴而挾說注鼓鈎乎不測之淵○鈎宋本作釣

若士竦身於雲清注敖幼而好游長不喻解○宋本作

至長不渝

又注此其外猶有沈沈之汜○沈沈宋本作汰沃

又注盧敖仰而視之弗見乃止○宋本乃止下有駕

止杯治悖若有喪也九字

蜀志卷十二考證

蜀志卷十三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黃權　李恢　呂凱　馬忠　王平　張嶷

黃權字公衡巴西閬中人也少爲郡吏州牧劉璋召爲主簿時別駕張松建議宜迎先主使伐張魯權諫曰左將軍有驍名今請到欲以部曲遇之則不滿其心欲以賓客禮待則一國不容二君若客有泰山之安則主有累卵之危可但閉境以待河清璋不聽竟遣使迎先主出權爲廣漢長及先主襲取益州將帥分下郡縣郡縣

望風景附權閉城堅守須劉璋稍服乃詣降先主先主假權偏將軍徐衆評曰權既忠諫於主又閉城拒守得事君之禮武王下車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所以大顯忠賢之士而明示所貴之肯先主假權將軍善矣然猶薄少未足彰忠義之高節而大勸爲善者之心及曹公破張魯魯走入巴中權進曰若失漢中則三巴不振此爲割蜀之股臂也於是先主以權爲護軍率諸將迎魯魯已還南鄭北降曹公然卒破杜濩朴胡殺夏侯淵據漢中皆權本謀也先主爲漢中王猶領益州牧以權爲治中從事及稱尊號將東伐吳權諫曰吳人悍戰又水軍順流進易退難臣請爲先驅以嘗寇陛下宜爲後鎮先主不從以權爲鎮北將軍督江北軍以防魏師先主自在江南及吳將軍陸議乘流斷圍南軍敗績先主引退而道隔絕權不得還故率將所領降于魏有司執法白收權妻子先主曰孤負黃權權不負孤也待之如初臣松之以爲漢武用虛罔之言滅李陵之家劉主拒憲司所執宥黃權之室二主得失縣邈遠矣詩云樂只君子保艾爾後其劉主之所謂也魏文帝謂權曰君捨逆効順欲追蹤陳韓邪權對曰臣過受劉主殊遇降吳不可還蜀無路是以歸命且敗軍之將免死爲幸何古人之可慕也文帝善之拜爲鎮南將軍封育陽侯加侍中使之陪乘蜀降人或云誅權妻子權知其虛言未便發喪

漢魏春秋曰文帝詔命發喪權答曰臣與劉葛推誠相信明臣本志疑惑未實請須後問後得審問

乾隆四年校刊

果如所言及先主薨問至魏羣臣咸賀而權獨否文帝察權有局量欲試驚之遣左右詔權未至之間累催相屬馬使奔馳交錯於道官屬侍從莫不碎魄而權舉止顏色自若後領益州刺史徙占河南大將軍司馬宣王深器之問權曰蜀中有卿輩幾人權答曰不曷明公見顧之重也宣王與諸葛亮書曰黃公衡快士也每坐起歎述足下不去口實景初三年蜀延熙二年權遷車騎將軍儀同三司蜀記曰魏明帝問權天下鼎立當以何地爲正權對曰當以天文爲正往者熒惑守心而文皇帝崩吳蜀二主平安此其徵也明年卒諡曰景侯子邕嗣邕無子絕權留蜀子崇爲尚書郎隨衛將軍諸葛瞻拒鄧艾到涪縣瞻盤桓未進崇屢勸瞻宜速行據險無令敵得入平地瞻猶豫未納崇至于流涕會艾長驅而前瞻却戰至縣竹崇帥厲軍士期於必死臨陣見殺

李恢字德昂建寧俞元人也任郡督郵姑夫爨習爲建伶令有違犯之事恢坐習免官太守董和以習方土大姓寢而不許華陽國志曰習後貢恢於州涉道未至聞名郡使北詣先主遇於縣竹先主嘉之從至雒城遣恢至漢中交好馬超超遂從命成都既定先主領益州牧以恢爲功曹書佐主簿後爲亡虜所誣引恢謀反有司

執送先主明其不然更遷恢爲別駕從事章武元年庳降都督鄧方卒先主問恢誰可代者恢對曰人之才能各有長短故孔子曰其使人也器之且夫明主在上則臣下盡情是以先零之役趙充國曰莫若老臣臣竊不自揆惟陛下察之先主笑曰孤之本意亦已在卿矣遂以恢爲庳降都督使持節領交州刺史住平夷縣（臣松之訊之蜀人云庳降地名去蜀二千餘里時未有寧州號爲南中立此職以總攝之晉泰始中始分爲寧州）先主薨高定恣雎於越巂雍闓跋扈於建寧朱褒反叛於牂牁丞相亮南征先由越巂而恢案道向建寧諸縣大相糾合圖恢軍於昆明時恢衆少敵倍又未得亮聲息紿謂南人曰官軍糧盡欲規退還吾中間久乏鄉里乃今得旋不能復北欲還與汝等同計謀故以誠相告南人信之故圍守怠緩於是恢出擊大破之追奔逐北南至槃江東接牂牁與亮聲勢相連南土平定恢軍功居多封漢興亭侯加安漢將軍後軍還南夷復叛殺害守將恢身往撲討鉏盡惡類徙其豪帥于成都賦出叟濮耕牛戰馬金銀犀革充繼軍資于時費用不乏建興七年以交州屬吳解恢刺史更領建寧太守以還居本郡徙居漢中九年卒子遺嗣恢弟子球羽林右部督隨諸葛瞻拒鄧艾臨陣授命死于縣竹

呂凱字季平永昌不韋人也孫盛蜀世譜曰初秦徙呂武帝時開西南夷置郡縣徙不韋子弟宗族於蜀漢漢呂氏以充之因曰不韋縣仕郡五官掾功曹時雍闓等聞先主薨於永安驕黠滋甚都護李嚴與闓書六紙解喻利害闓但答一紙曰蓋聞天無二日土無二王今天下鼎立正朔有三是以遠人惶惑不知所歸也其桀慢如此闓又降於吳吳遙署闓爲永昌太守永昌既在益州郡之西道路壅塞與蜀隔絕而郡太守改易凱與府丞蜀郡王伉帥厲吏民閉境拒闓闓數移檄永昌稱說云云凱答檄曰天降喪亂奸雄乘釁天下切齒萬國悲悼臣妾大小莫不思竭筋力肝腦塗地以除國難伏惟將軍世受漢恩以爲當躬聚黨衆率先啓行上以報國家下不負先人書功竹帛遺名千載何期臣僕吳越背本就末乎昔舜勤民事隕于蒼梧書籍嘉之流聲無窮崩于江浦何足可悲文武受命成王乃平先帝龍興海內望風宰臣聰睿自天降康而將軍不覩盛衰之紀成敗之符譬如野火在原蹈履河冰火滅冰泮將何所依附曩者將軍先君雍侯造怨而封竇融知興歸志世祖皆流名後葉世歌其美今諸葛丞相英才挺出深覩未萌受遺託孤翊贊季興興衆無忌錄功忘瑕將軍若能翻然改圖易跡更步古人不難追鄙土何足宰哉蓋

聞楚國不恭齊桓是責夫差僭號晉人不長況臣於非主誰肯歸之邪竊惟古義臣無越境之交是以前後有來無往重承告示發憤忘食故略陳所懷惟將軍察焉

凱威恩內著爲郡中所信故能全其節及丞相亮南征討闓既發在道而闓已爲高定部曲所殺亮至南上表曰永昌郡吏呂凱府丞王伉等執忠絕域十有餘年雍闓高定偪其東北而凱等守義不與交通臣不意永昌風俗敦直乃爾以凱爲雲南太守封陽遷亭侯會爲叛夷所害子祥嗣而王伉亦封亭侯爲永昌太守蜀世譜曰呂祥後爲晉南夷校尉祥子及孫世爲永昌太守李雄破寧州諸呂不肯附舉郡固守王伉等亦守正節

馬忠字德信巴西閬中人也少養外家姓狐名篤後乃復姓改名忠爲郡吏建安末舉孝廉除漢昌長先主東征敗績猇亭巴西太守閻芝發諸縣兵五千人以補遺闕遣忠送往先主已還永安見忠與語謂尚書令劉巴曰雖亡黃權復得狐篤此爲世不乏賢也建興元年丞相亮開府以忠爲門下督三年亮入南拜忠牂牁太守郡承朱褒反叛亂之後忠撫育卹理甚有威惠八年召爲丞相參軍副長史蔣琬署留府事又領州治中從事明年亮出祁山忠詣亮所經營戎事軍還督將軍張嶷等討汶山郡叛羌十一年南夷豪帥劉胄反擾亂諸郡

徵康降都督張翼還以忠代翼忠遂斬胄平南土加忠監軍奮威將軍封博陽亭侯初建寧郡殺太守正昂縛太守張裔於吳故都督常駐平夷縣至忠乃移治味縣處民夷之閒又越巂郡亦久失土地忠率將太守張嶷開復舊郡由此就加安南將軍進封彭鄉亭侯延熙五年還朝因至漢中見大司馬蔣琬宣傳詔旨加拜鎮南大將軍七年春大將軍費禕北禦魏敵留忠成都平尚書事禕還忠乃歸南十二年卒子修嗣修弟恢恢子義晉建寧太守

忠爲人寬濟有度量但詼啁大笑忿怒不形於色然處事能斷威恩並立是以蠻夷畏而愛之及卒莫不自致喪庭流涕盡哀爲之立廟祀迄今猶在張表時名士清望踰忠閻宇宿有功幹於事精勤繼踵在忠後其威風稱績皆不及忠益部耆舊傳曰張表肅子也華陽國志云表張松子未詳閻宇字文平南郡人也

王平字子均巴西宕渠人也本養外家何氏後復姓王隨杜濩朴胡詣洛陽假校尉從曹公征漢中因降先主拜牙門將裨將軍建興六年屬參軍馬謖先鋒謖舍水上山舉措煩擾平連規諫謖謖不能用大敗於街亭衆盡星散惟平所領千人鳴鼓自持魏將張郃疑其伏兵不往偪也於是平徐徐收合諸營遺逆率將士而還丞

相亮既誅馬謖及將軍張休李盛奪將軍黃襲等兵平特見崇顯加拜參軍統五部兼當營事進位討寇將軍封亭侯九年亮圍祁山平別守南圍魏大將軍司馬宣王攻亮張郃攻平平堅守不動郃不能克十二年亮卒於武功軍退還魏延作亂一戰而敗平之功也遷後典軍安漢將軍副車騎將軍吳壹住漢中又領漢中太守十五年進封安漢侯代壹督漢中延熙元年大將軍蔣琬住沔陽平更爲前護軍署琬府事六年琬還住涪拜平前監軍鎮北大將軍統漢中七年春魏大將軍曹爽率步騎十餘萬向漢川前鋒已在駱谷時漢中守兵不滿三萬諸將大驚或曰今力不足以拒敵聽當固守漢樂二城遇賊令入比爾閒涪軍足得救關平曰不然漢中去涪垂千里賊若得關便爲禍也今宜先遣劉護軍杜參軍據興勢平爲後拒若賊分向黃金平率千人下自臨之比爾閒涪軍行至此計之上也惟護軍劉敏與平意同卽便施行涪諸軍及大將軍費禕自成都相繼而至魏軍退還如平本策是時鄧芝在東馬忠在南平在北境咸著名迹平生長戎旅手不能書其所識不過十字而口授作書皆有意理使人讀史漢諸記傳聽之備知其大義往往論說不失其指遵履法度言不戲謔

從朝至夕端坐徹日憧無武將之體然性狹侵疑爲人自輕以此爲損焉十一年卒子訓嗣初平同郡漢昌句侯古反扶忠勇寬厚數有戰功功名爵位亞平官至左將軍封宕渠侯華陽國志曰後張翼廖化並爲大將軍時人語曰前有王句後有張廖

張嶷字伯岐巴西郡南充國人也益部耆舊傳曰嶷出自孤微而少有通壯之節弱冠爲縣功曹先主定蜀之際山寇攻縣縣長捐家逃亡嶷冒白刃攜負夫人夫人得免由是顯名州召爲從事時郡內士人龔祿姚伷位二千石當世有聲名皆與嶷友善建興五年丞相亮北住漢中廣漢縣竹山賊張慕等鈔盜軍資劫略吏民嶷以都尉將兵討之嶷度其鳥散難以戰禽乃詐與和親克期置酒酒酣嶷身率左右因斬慕等五十餘級渠帥悉殄尋其餘類旬日清泰後得疾病困篤家素貧匱廣漢太守蜀郡何祗名爲通厚嶷宿與疎闊乃自舉詣祗託以治疾祗傾財醫療數年除愈其黨道信義皆此類也拜爲牙門將屬馬忠北討汶山叛羌南平四郡蠻夷輒有籌畫戰克之功益部耆舊傳曰嶷受兵馬三百人隨馬忠討叛羌嶷別督數營在先至他里邑所在高峻嶷隨山立上四五里羌於要厄作石門於門上施牀積石於其上過者下石槌擊之無不糜爛嶷度不可得攻乃使譯告曉之曰汝汶山諸種反叛傷害良善天子命將討滅惡類汝等若猶豫過軍資給糧費福祿永隆其報百倍若終不從大兵致誅雷擊電下雖追悔之亦無益也耆帥得命即出詣嶷給糧過軍軍前討餘種餘種聞他里已下悉恐悔失所

或迎軍出降或奔竄山谷放兵攻擊軍以克捷後南夷劉胄又反以馬忠爲督庲降討胄嶷復屬焉戰鬬常冠軍首遂斬胄平南事訖牂牁興古獠種復反忠令嶷領諸營往討嶷內招降得二千人悉傳詣漢中十四年武都氐王苻健請降遣將軍張尉往迎過期不到大將軍蔣琬深以爲念嶷平之曰苻健求附款至必無他變素聞健弟狡黠又夷狄不能同功將有乖離是以稽留耳數日問至健弟果將四百戶就魏獨健來從初越巂郡自丞相亮討高定之後叟夷數反殺太守龔祿焦璜是後太守不敢之郡只住安定縣去郡八百餘里其郡徒有名而已時論欲復舊郡除嶷爲越巂太守嶷將所領往之郡誘以恩信蠻夷皆服頗來降附北徼捉馬最驍勁不承節度嶷乃往討生縛其帥魏狼又解縱告喻使招懷餘類表拜狼爲邑侯種落三千餘戶皆安土供職諸種聞之多漸降服嶷以功賜爵關內侯蘇祁邑君冬逄逄弟隗渠等已降復反嶷誅逄逄妻旄牛王女嶷以計原之而渠逃入西徼渠剛猛捷悍爲諸種深所畏憚遣所親二人詐降嶷實取消息嶷覺之許以重賞使爲反間二人遂合謀殺渠渠死諸種皆安又斯都耆帥李求承昔手殺龔祿嶷求募捕得數其宿惡而誅之始嶷以郡郛宇頹壞更築小塢在官三年徙還故郡繕治城郭夷種男女莫不致力定莋臺登卑水三縣去郡

三百餘里舊出鹽鐵及漆而夷徼久自固食嶷率所領奪取署長吏焉嶷之到定莋定莋率豪狼岑槃木王舅甚爲蠻夷所信任忿嶷自侵不自來詣嶷使壯士數十直往收致撻而殺之持尸還種厚加賞賜喻以狼岑之惡且曰無得妄動動卽殄矣種類咸面縛謝過嶷殺牛饗宴重申恩信遂獲鹽鐵器用周贍漢嘉郡界旄牛夷種類四千餘戶其率狼路欲爲姑壻冬逢報怨遣叔父離將逢衆相度形勢嶷逆遣親近齎牛酒勞賜又令離姊逆逢妻宣暢意旨離既受賜并見其姊姊弟歡悅悉率所領將詣嶷嶷厚加賞待遣還旄牛由是輒不爲患

郡有舊道經旄牛中至成都既平且近自旄牛絕道已百餘年更由安上既險且遠嶷遣左右齎貨幣賜路重令路姑喻意路乃率兄弟妻子悉詣嶷嶷與盟誓開通舊道千里肅清復古亭驛奏封路爲旄牛眴毗王遣使將路朝貢後主於是加嶷撫戎將軍領郡如故嶷初見費禕爲大將軍姿性汎愛待信新附太過嶷書戒之曰昔岑彭率師來歙杖節咸見害於刺客今明將軍位尊權重宜鑒前事少以爲警後禕果爲魏降人郭修所害吳太傅諸葛恪以初破魏軍大興兵衆以圖攻取侍中諸葛瞻丞相亮之子恪從弟也嶷與書曰東主初崩帝

實幼弱太傅受寄託之重亦何容易親以周公之才猶有管蔡流言之變霍光受任亦有燕蓋上官逆亂之謀賴成昭之明以免斯難耳昔每聞東主殺生賞罰不牟下人又今以垂没之命卒召太傅屬以後事誠實可慮加吳楚剽急乃昔所記而太傅離少主履敵庭恐非良計長算之術也雖云東家綱紀肅然上下輯睦百有一失非明者之慮邪取古則今今則古也自非郎君進忠言於太傅誰復有盡言者也旋軍廣農務行德惠數年之中東西並舉實爲不晚願深採察恪竟以此夷族嶷識見多如是類在郡十五年邦域安穆屢乞求還乃徵詣成都夷民戀慕扶轂泣涕過旄牛邑邑君禰負來迎及追尋至蜀郡界其偕帥隨嶷朝貢者百餘人嶷至拜盪寇將軍慷慨壯烈士人咸多貴之然放蕩少禮人亦以此譏焉益部耆舊傳曰時車騎將軍夏侯霸謂嶷曰雖與足下疎闊然託心如舊宜明此意嶷答曰僕未知子子未知我大道在彼何云託心乎願三年之後徐陳斯言有識之士以爲美談是歲延熙十七年也魏狄道長李簡密書請降衛將軍姜維率嶷等因簡之資以出隴西益部耆舊傳曰嶷風濕固疾至都寢篤扶杖然後能起李簡請降衆議狐疑而嶷疑曰必然姜維之出時論以嶷初還股疾不能在行中由是嶷自乞肆力中原致身敵庭臨發辭後主曰臣當値聖明受恩過量加以疾病在身常恐一朝隕没辜負榮遇天不違願得豫戎事若有未涼州克定臣爲藩表守將若有未捷殺身以報後主慨然爲之流涕既到狄道簡悉率城

中吏民出迎軍軍前與魏將徐質交鋒嶷臨陣憒身然其所殺傷亦過倍既亡封長子瑛西鄉侯次子護雄襲爵南土越巂民夷聞嶷死無不悲泣爲嶷立廟四時水旱輒祀之益部耆舊傳曰余觀張嶷儀貌辭令不能駈人而其策略足以入算果烈足以立威爲臣有忠誠之節處類有亮直之風而動必顧典後主深崇之雖古之英士何以遠踰哉蜀世譜曰嶷孫奕晉梁州刺史

評曰黃權弘雅思量李恢公亮志業呂凱守節不回馬忠擾而能毅尚書曰擾而毅鄭玄注曰擾馴也致果曰毅張嶷識斷明果咸以所長顯名發迹遇其時也

蜀志卷十三

蜀志卷十三考證

黃權少爲郡吏○毛本作郡史

且敗軍之將免死爲幸何古人之可慕也○太平御覽爲幸作焉幸可慕作可篡

權遷車騎將軍儀同三司注往者榮惑守心○臣明楷按宋書天文志云三國史並無榮惑守心之文黃初六年五月十六日壬戌榮惑入太微至二十七日癸酉乃出疑是入太微非守心也

宜速行據險毋令敵得入平地○元本無地字

李恢任郡督郵○元本作仕

馬忠至忠乃移治味縣處民夷之間○味宜作味音昧
張嶷而夷徼久自固食○固後漢書作錮
昔每聞東主殺生賞罰不牟下人○牟宋本作任
其偕督率隨嶷朝貢者百餘人○宋本作其督相率隨
嶷朝貢者百餘人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　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蔣琬子斌　斌弟顯　顯子劉敏　費禕　姜維

蔣琬字公琰零陵湘鄉人也弱冠與外弟泉陵劉敏俱知名琬以州書佐隨先主入蜀除廣都長先主嘗因游觀奄至廣都見琬衆事不理時又沉醉先主大怒將加罪戮軍師將軍諸葛亮請曰蔣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也其爲政以安民爲本不以修飾爲先願主公重加察之先主雅敬亮乃不加罪倉卒但免官而已琬見推

之後夜夢有一牛頭在門前流血滂沱意甚惡之呼問占夢趙直直曰夫見血者事分明也牛角及鼻公字之象君位必當至公大吉之徵也頃之爲什邡令先主爲漢中王琬入爲尚書郎建興元年丞相亮開府辟琬爲東曹掾舉茂才琬固讓劉邕陰化龐延廖淳亮教答曰思惟背親捨德以殄百姓衆人既不隱於心實又使遠近不解其義是以君宜顯其功舉以明此選之清重也遷爲參軍五年亮住漢中琬與長史張裔統留府事八年代裔爲長史加撫軍將軍亮數外出琬常足食足兵以相供給亮每言公琰託志忠雅當與吾共贊王業者也密表後主曰臣若不幸後事宜以付琬亮卒以琬爲尚書令俄而加行都護假節領益州刺史遷大將軍錄尚書事封安陽亭侯時新喪元帥遠近危悚琬出類拔萃處羣僚之右既無戚容又無喜色神守舉止有如平日由是衆望漸服延熙元年詔琬曰寇難未殄曹敫驕凶遼東三郡苦其暴虐遂相糾結與之離隔敫大興衆役還相攻伐曩秦之亡勝廣首難今有此變斯乃天時君其治嚴總帥諸軍屯住漢中須吳舉動東西掎角以乘其釁又命琬開府明年就加爲大司馬東曹掾楊戲素性簡略琬與言論時不應答或欲搆戲於琬曰公與

戲語而不見應戲之慢上不亦甚乎琬曰人心不同各
如其面面從後言古人之所誠也戲欲贊吾是邪則非
其本心欲反吾言則顯吾之非是以默然是戲之快也
又督農楊敏曾毀琬曰作事憒憒誠非及前人或以白
琬主者請推治敏琬曰吾實不如前人無可推也主者
重據聽不推則乞問其憒憒之狀琬曰苟其不如則事
不當理事不當理則憒憒矣復何問邪後敏坐事繫獄
衆人猶懼其必死琬心無適莫得免重罪其好惡存道
皆此類也琬以爲昔諸葛亮數闚秦川道險運艱竟不
能克不若乘水東下乃多作舟舩欲由漢沔襲魏與上
庸會舊疾連動未時得行而衆論咸謂如不克捷還路
甚難非長策也於是遣尚書令費禕中監軍姜維等喻
指琬承命上疏曰芟穢弭難臣職是掌自臣奉辭漢中
已經六年臣既闇弱加嬰疾疢規方無成夙夜憂慘今
魏跨帶九州根蒂滋蔓平除未易若東西并力首尾掎
角雖未能速得如志且當分裂蠶食先摧其枝黨然吳
期二三連不克果俯仰惟艱實忘寢食輒與費禕等議
以涼州胡塞之要進退有資賊之所惜且羌胡乃心思
漢如渴又昔偏軍入羌郭淮破走算其長短以爲事首
宜以姜維爲涼州刺史若維征行衙持河右臣當帥軍

爲維鎮繼今涪水陸四通惟急是應若東北有虞赴之不難由是瑰遂還住涪疾轉增劇至九年卒謚曰恭子斌嗣爲綏武將軍漢城護軍魏大將軍鍾會至漢城與斌書曰巴蜀賢智文武之士多矣至於足下諸葛思遠譬諸草木吾氣類也桑梓之敬古今所敦西到欲奉瞻尊大君公侯墓當洒埽墳塋奉祠致敬願告其所在斌答書曰知惟臭味意眷之隆雅託通流未拒來謂也亡考昔遭疾疢亡於涪縣卜云其吉遂安厝之知君西邁乃欲屈駕脩敬墳墓視子猶父顏子之仁也聞命感愴以增情思會得斌書報嘉歎意義及至涪如其書云後主既降鄧艾斌詣會於涪待以交友之禮隨會至成都爲亂兵所殺斌弟顯爲太子僕會亦愛其才學與斌同時死劉敏左護軍揚威將軍與鎮北大將軍王平俱鎮漢中魏遣大將軍曹爽襲蜀時議者或謂但可守城不出拒敵必自引退敏以爲男女布野農穀栖畝若聽敵入則大事去矣遂帥所領與平據輿勢多張旗幟彌亘百餘里會大將軍費禕從成都至魏軍卽退敏以功封雲亭侯

費禕字文偉江夏鄳人也（鄳音盲）少孤依族父伯仁伯仁姑益州牧劉璋之母也璋遣使迎仁仁將禕遊學入蜀

會先主定蜀禕遂留益土與汝南許叔龍南郡董允齊名時許靖喪子允與禕欲共會其葬所允白父和請車和遣開後鹿車給之允有難載之色禕便從前先上及至喪所諸葛亮及諸貴人悉集車乘甚鮮允猶神色未泰而禕晏然自若持車人還和問之知其如此乃謂允曰吾常疑汝於文偉優劣未別也而今而後吾意了矣先主立太子禕與允俱爲舍人遷庶子後主踐位爲黃門侍郎丞相亮南征還羣寮於數十里逢迎年位多在禕右而亮特命禕同載由是衆人莫不易觀亮以初從南歸以禕爲昭信校尉使吳孫權性既滑稽嘲啁無方

諸葛恪羊衜等才博果辯論難鋒至禕辭順義篤據理以答終不能屈禕別傳曰孫權每別酌好酒以飲禕視其已醉然後問以國事并論當世之務辭難累至禕輒辭以醉退而撰次所問事事條答無所遺失權甚器之謂禕曰君天下淑德必當股肱蜀朝恐不能數來也禕別傳曰權乃以手中常所執寶刀贈之禕答曰臣以不才何以堪明命然刀所以討不庭禁暴亂者也但願大王勉建功業同獎漢室臣雖闇弱終不負東顧還遷爲侍中亮北住漢中請禕爲參軍以奉使稱旨頻煩至吳建興八年轉爲中護軍後又爲司馬値軍師魏延與長史楊儀相憎惡每至並坐爭論延或舉刃擬儀儀泣涕橫集禕常入其坐間諫喻分別終亮之世各盡延儀之用者禕匡救之力也亮卒禕爲後軍

師頊之代蔣琬爲尚書令韓別傳曰于時軍國多事公務煩猥韓識悟過人每省讀書記舉目暫視已究其意旨其速數倍於人終亦不忘常以朝晡聽事其間接納賓客飲食嬉戲加之博奕每盡人之歡事亦不廢董允代韓爲尚書令欲數韓之所行旬日之中事多愆滯允乃歎曰人才力相縣若此甚遠此非吾之所及也聽事終日猶有不暇爾琬自漢中還涪韓遷大將軍錄尚書事延熙七年魏軍次于興勢假韓節率衆往禦之光祿大夫來敏至韓許別求共圍棊于時羽檄交馳人馬擾甲嚴駕已訖韓與敏留意對戲色無厭倦敏曰向聊觀試君耳君信可人必能辦賊者也韓至敵遂退封成鄉侯殷基通語曰司馬懿誅曹爽韓設甲乙論平其是非甲以爲曹爽兄弟凡品庸人苟以宗子枝屬得蒙顧命之任而驕奢僭逸交非其人私樹朋黨謀以亂國懿奮誅討一朝殄盡此所以稱其任副士民之望也乙以爲懿感曹仲附己不一豈爽與相干事勢不專以此陰成疵瑕初無忠告侃爾之訓一朝屠戮讒其不意豈大人經國篤本之事乎若爽信有謀主之心大逆已構而發兵之日更以芳委爽兄弟懿父子從後閉門舉兵蹙而向芳必無悉寧忠臣爲君深慮之謂乎以此推之爽無大惡明矣若懿以爽奢僭廢之刑之可也滅其尺口被以不義絕子丹血食及何晏子魏之親甥亦與同戮爲僭濫不當矣

韓復領益州刺史韓當國功名略與琬比韓別傳曰韓雅性謙素家不積財兒子皆令布衣素食出入不從車騎無異凡人

十一年出住漢中自琬及韓雖自身在外慶賞威刑皆遙先諮斷然後乃行其推任如此後十四年夏還成都成都望氣者云都邑無宰相位故冬復北屯漢壽延熙十五年命韓開府十六年歲首大會魏降人郭脩在坐韓歡飲沈醉爲脩手刃所

宦諡曰敬侯子承嗣爲黃門侍郎承弟恭尚公主韓別傳曰恭爲尚書郎顯名當世早卒韓長女配太子璿爲妃

姜維字伯約天水冀人也少孤與母居好鄭氏學傅子曰維爲人好立功名陰養死士不修布衣之業仕郡上計掾州郡爲從事以父閒昔爲郡功曹值羌戎叛亂身衛郡將沒於戰場賜維官中郎參本郡軍事建興六年丞相諸葛亮軍向祁山時天水太守適出案行維及功曹梁緒主簿尹賞主記梁虔等從行太守聞蜀軍垂至而諸縣響應疑維等皆有異心於是夜亡保上邽維等覺太守去追遲至城門城門已閉不納維等相率還冀冀亦不入維維等乃俱詣諸葛亮會馬謖敗於街亭亮拔將西縣千餘家及維等還故維遂與母相失魏略曰天水太守馬遵將維及諸官屬隨雍州刺史郭淮偶自西至祁山淮顧遵曰是欲不善遂驅略洛門案行會聞亮已到東還上邽遵念所治冀縣界乎西偏又恐吏民樂亂遂亦隨淮去時維謂遵曰明府當還冀遵謂維等曰卿諸人回復信皆賊也各自行維亦無如遵何而家在冀遂與郡吏上官子脩等還冀冀中吏民見維等大喜便令見亮二人不獲已乃共詣亮見大悅未及遣迎冀中人會亮前鋒爲張郃費緜等所破遂將維等郤縮維不得還遂入蜀諸軍攻冀皆得維母妻子亦以維本無去意故不沒其家但繫保宮以延之此語與本傳不同亮辟維爲倉曹掾加奉義將軍封當陽亭侯時年二十七亮與留府長史張裔參軍蔣琬書曰姜伯約忠勤時事思慮精密考其所有永南季常諸人不如也其人涼州上士也又曰須先教中虎

步兵五六千人姜伯約甚敏於軍事既有膽義深解兵意此人心存漢室而才兼於人畢教軍事當遣詣宮觀見主上孫盛雜記曰初姜維詣亮與母相失復得母書令求當歸維曰良田百頃不在一畝但有遠志不在當歸也後遷中監軍征西將軍十二年亮卒維還成都爲右監軍輔漢將軍統諸軍進封平襄侯延熙元年隨大將軍蔣琬住漢中琬既遷大司馬以維爲司馬數率偏軍西入六年遷鎮西大將軍領涼州刺史十年遷衞將軍與大將軍費禕共錄尚書事是歲汶山平康夷反維率衆討定之又出隴西南安金城界與魏大將軍郭淮夏侯霸等戰於洮西胡王治無戴等舉部落降維將還安處之十二年假維節復出西平不克而還維自以練西方風俗兼負其才武欲誘諸羌胡以爲羽翼謂自隴以西可斷而有也每欲興軍大舉費禕常裁制不從與其兵不過萬人漢晉春秋曰費禕謂維曰吾等不如丞相亦已遠矣丞相猶不能定中夏況吾等乎且不如保國治民敬守社稷如其功業以俟能者無以爲希冀徼倖而決成敗於一舉若不如志悔之無及十六年春禕卒夏維率數萬人出石營經董亭圍南安魏雍州刺史陳泰解圍至洛門維糧盡退還明年加督中外軍事復出隴西守狄道狄道長李簡舉城降進圍襄武與魏將徐質交鋒斬首破敵魏軍敗退維乘勝多所降下拔河間狄道臨洮三縣民還後十八年復

與車騎將軍夏侯霸等俱出狄道大破魏雍州刺史王
經於洮西經衆死者數萬人經退保狄道城維圍之魏
征西將軍陳泰進兵解圍維却住鍾題十九年春就遷
維爲大將軍更整勒戎馬與鎮西大將軍胡濟期會上
却濟失誓不至故維爲魏大將鄧艾所破於段谷星散
流離死者甚衆衆庶由是怨讟而隴已西亦騷動不寧
維謝過引負求自貶削爲後將軍行大將軍事二十年
魏征東大將軍諸葛誕反於淮南分關中兵東下維欲
乘虛向秦川復率數萬人出駱谷徑至沈嶺時長城積
穀甚多而守兵乃少聞維方到衆皆惶懼魏大將軍司
馬望拒之鄧艾亦自隴右皆軍于長城維前住芒水皆
倚山爲營望艾傍渭堅圍維數下挑戰望艾不應景耀
元年維聞誕破敗乃還成都復拜大將軍初先主留魏
延鎮漢中皆實兵諸圍以禦外敵敵若來攻使不得入
及興勢之役王平捍拒曹爽皆承此制維建議以爲錯
守諸圍雖合周易重門之義然適可禦敵不獲大利不
若使聞敵至諸圍皆斂兵聚穀退就漢樂二城使敵不
得入平且重關鎮守以捍之有事之日令游軍並進以
伺其虛敵攻關不克野無散穀千里縣糧自然疲乏引
退之日然後諸城並出與游軍并力搏之此殄敵之術

也於是令督漢中胡濟却住漢壽監軍王含守樂城護軍蔣斌守漢城又於西安建威武衛石門武城建昌臨遠皆立圍守五年維率衆出漢侯和爲鄧艾所破還住沓中維本羈旅託國累年攻戰功績不立而宦官黃皓等弄權於內右大將軍閻宇與皓協比而皓陰欲廢維樹宇維亦疑之故自危懼不復還成都華陽國志曰維惡黃皓恣擅敞後主欲殺之後主曰皓趨走小臣耳往董允切齒吾常恨之君何足介意維見皓枝附葉連懼於失言遜辭而出後主勑皓詣維謝維說皓求沓中種麥以避內逼爾六年維表後主聞鍾會治兵關中欲規進取宜並遣張翼廖化督諸軍分護陽安關口陰平橋頭以防未然皓徵信鬼巫謂敵終不自致

敢後主寢其事而羣臣不知及鍾會將向駱谷鄧艾將入沓中然後乃遣右車騎廖化詣沓中爲維援左車騎張翼輔國大將軍董厥等詣陽安關口以爲諸圍外助比至陰平聞魏將諸葛緒向建威故住待之月餘維爲鄧艾所摧還住陰平鍾會攻圍漢樂二城遣別將進攻關口蔣舒開城出降傅僉格鬬而死漢晉春秋曰蔣舒將出降乃詭謂傅僉曰今賊至不擊而閉城自守非良圖也僉曰受命保城惟全爲功今違命出戰若喪師負國死無益矣舒曰子以保城獲全爲功請各行其志也至陰平以降胡烈烈乘虛襲城遂率衆出僉謂其戰以出戰克敵爲功我之蜀記曰蔣舒爲武興督在事無僉格鬬而死魏人義之因留舒助漢中守舒恨故開城出降會攻樂城不能克聞關口已下長驅而前翼厥甫至漢

壽維化亦舍陰平而退適與翼厥合皆還保劒閣以拒會會與維書曰公侯以文武之德懷邁世之略功濟巴漢聲暢華夏遠近莫不歸名每惟疇昔嘗同大化吳札鄭僑能喻斯好維不答書列營守險會不能克糧運縣遠將議還歸而鄧艾自陰平由景谷道傍入遂破諸葛瞻於緜竹後主請降於艾艾前據成都維等初聞瞻破或聞後主欲固守成都或聞欲東入吳或聞欲南入建寧於是引軍由廣漢郪道以審虛實尋被後主勅令乃投戈放甲詣會於涪軍前將士咸怒拔刀斫石（干寶晉記云會謂維曰來何遲也維正色流涕曰今日見此爲速矣會甚奇之）會厚待維等皆權還其印號節蓋會與維出則同輦坐則同席謂長史杜預曰以伯約比中土名士公休太初不能勝也（世語曰時蜀官屬皆天下英俊無出維右）會既構鄧艾艾檻車徵因將維等詣成都自稱益州牧以叛（漢晉春秋曰會陰懷異圖維見而知其心謂可構成擾亂以圖克復也乃詭說會曰聞君自淮南以來算無遺策晉道克昌皆君之力今復定蜀威德振世民高其功主畏其謀欲以此安歸乎夫韓信不背漢於擾攘以見疑於既平大夫種不從范蠡於五湖卒伏劒而妄死彼豈闇主愚臣哉利害使之然也今君大功既立大德已著何不法陶朱公泛舟絕迹全功保身登峨嵋之嶺而從赤松游乎會曰君言遠矣我不能行且爲今之道或未盡於此也維曰其他則君智力之所能無煩於老夫矣由是情好歡甚華陽國志曰維教會誅北來諸將諸將既死徐欲殺會盡坑魏兵還復蜀祚密書與後主曰願陛下忍數日之辱臣欲使社稷免而復安西將軍平蜀見月幽而復明孫盛晉陽秋曰盛以永和初從安西將軍平蜀見諸故老及姜維既降之後密

與劉禪表疏說欲僞服事鍾會因殺之以復蜀土會事不捷遂至泯滅蜀人云非所困于今傷之盛以爲古人云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其姜維之謂乎鄧艾之入江由土衆鮮少維進不能奮節緜竹之下退不能總帥五將擁衛蜀土思後圖之計而乃反覆於逆順之間希違情於難冀之會以衰弱之國而屢觀兵於三秦已滅之邦冀理外之奇舉不亦闇哉臣松之以爲盛之議維又爲不當于時鍾會大衆既造劍閣與維諸將列營守險會不得進已議還計全蜀之功幾乎立矣但鄧艾詭道傍入出於其後諸葛瞻既敗成都自潰維若回兵救內則會乘其背當時之勢焉得兩濟而責維不能奮節緜竹擁衛蜀土非其理也會欲盡坑魏將以舉大事授維重兵使爲前驅若令魏將皆死兵事在維手殺會復蜀不爲難也夫功成理外然後爲奇不可以事有差牙而抑謂不然設使田單之計邂逅不會復可謂之愚闇哉欲授維兵五萬人使爲前驅魏將士憤發殺會及維維妻子皆伏誅世語曰維死時見剖膽如斗大郤正著論論維曰姜伯約據上將之重處羣臣之右宅舍弊薄資財無餘側室無妾媵之褻後庭無聲樂之娛衣服取供輿馬取備飲食節制不奢不約官給費用隨手消盡察其所以然者非以激貪厲濁抑情自割也直謂如是爲足不在多求凡人之談常譽成毀敗扶高抑下咸以姜維投厝無所身死宗滅以是貶削不復料擿異乎春秋褒貶之義矣如姜維之學不倦清素節約自一時之儀表也孫盛曰異哉郤氏之論也夫士雖百行操業萬殊至於忠孝義節百行之冠冕也姜維策名魏室而外奔蜀朝違君徇利不可謂忠捐親苟免不可謂孝害加舊邦不可謂義敗不死難不可謂節且德政未敷而疲民以逞居禦侮之任而致敵喪守於夫智勇莫可云也凡斯六者維無一焉實有魏之逋臣亡國之亂相而云人之儀表斯亦惑矣縱維好書而微自藻潔

豈異夫盜者分財之義而程鄭降階之善也臣松之以爲郤正此論取其可稱不謂維始終行事皆可準則也所云一時儀表止在好學與儉素耳本傳及魏略皆云維本無叛心以急逼歸蜀盛相譏貶惟可責其背母餘既過苦又非所以難郤正也維昔所俱至蜀梁緒官至大鴻臚尹賞執金吾梁虔大長秋皆先蜀亡沒

評曰蔣琬方整有威重費禕寬濟而博愛咸承諸葛之成規因循而不革是以邊境無虞邦家和一然猶未盡治小之宜居靜之理也臣松之以爲蔣費爲相克遵畫一未嘗徇功妄動有所虧喪外郤駱谷之師內保寧緝之實治小之宜居靜之理何以過於此哉今議其未盡而不著其事故使覽者不知所謂也姜維粗有文武志立功名而翫衆黷旅明斷不周終致隕斃老子有云治大國者猶烹小鮮況於區區蕞爾而可屢擾乎哉干寶曰姜維爲蜀相國亡主辱弗之死而死於鍾會之亂惜哉非死之難處死之難也是以古之烈士見危授命投節如歸不愛死也固知命之不長而懼不得其所也

蜀志卷十四考證

費禕由是衆人莫不易觀○太平御覽無人字

魏降人郭修在坐○監本訛作郭循今改正

姜維仕郡上計掾州郡爲從事○州郡疑作州辟

冀亦不入維○毛本維下多等字

與鎮西大將軍胡濟期會上邽○此胡濟又一人非胡

偉度也

維前住芒水○監本誤作亡水楊戲傳誤同皆據鄧艾

傳改正

平且重關鎮守以捍之○監本且誤日今改正

傅僉格鬬而死注蜀命人代之○命宋本作令
吳札鄭僑能喻斯好○鄭僑監本誤鄭有今改正
自稱益州牧以叛注徐欲殺會盡坑魏兵還復蜀祚○
監本誤遠復蜀祚今改正
又注設使田單之計邂逅不會○不會元本作不集

蜀志卷十四考證

蜀志卷十五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鄧芝　張翼　宗預廖化　楊戲王嗣常播衞繼

鄧芝字伯苗義陽新野人漢司徒禹之後也漢末入蜀未見知待時益州從事張裕善相芝往從之裕謂芝曰君年過七十位至大將軍封侯芝聞巴西太守龐羲好士往依焉先主定益州芝爲郫邸閣督先主出至郫與語大奇之擢爲郫令遷廣漢太守所在清嚴有治績入爲尚書先主薨於永安先是吳王孫權請和先主累遣

宋瑋費禕等與相報答丞相諸葛亮深慮權聞先主殂隕恐有異計未知所如芝見亮曰今主上幼弱初在位宜遣大使重申吳好亮答之曰吾思之久矣未得其人耳今日始得之芝問其人爲誰亮曰卽使君也乃遣芝修好於權權果狐疑不時見芝芝乃自表請見權曰臣今來亦欲爲吳非但爲蜀也權乃見之語芝曰孤誠願與蜀和親然恐蜀主幼弱國小勢偪爲魏所乘不自保全以此猶豫耳芝對曰吳蜀二國四州之地大王命世之英諸葛亮亦一時之傑也蜀有重險之固吳有三江之阻合此二長共爲脣齒進可并兼天下退可鼎足而立此理之自然也大王今若委質於魏魏必上望大王之入朝下求太子之內侍若不從命則奉辭伐叛蜀必順流見可而進如此江南之地非復大王之有也權默然良久曰君言是也遂自絕魏與蜀連和遣張溫報聘於蜀蜀復令芝重往權謂芝曰若天下太平二主分治不亦樂乎芝對曰夫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如并魏之後大王未深識天命者也君各茂其德臣各盡其忠將提枹鼓則戰爭方始耳權大笑曰君之誠款乃當爾邪權與亮書曰丁厷掞張掞音夷念反或作豔臣松之案漢書禮樂志曰長離前掞光耀明左思蜀都賦摛藻掞天庭孫權蓋謂丁厷之言多浮豔也陰化不盡和合二國唯有

鄧芝及亮北住漢中以芝爲中監軍揚武將軍亮卒遷前軍師前將軍領兗州刺史封陽武亭侯頃之爲督江州權數與芝相聞饋遺優渥延熙六年就遷爲車騎將軍後假節十一年涪陵國人殺都尉反叛芝率軍征討即梟其渠帥百姓安堵華陽國志曰芝征涪陵見玄猿緣山芝性好弩手自射猿中之猿拔其箭卷木葉塞其創芝曰嘻吾違物之性其將死矣一日芝見猿抱子在樹上引弩射之中猿母其子爲拔箭以木葉塞創芝乃歎息投弩水中自知當死十四年卒芝爲大將軍二十餘年賞罰明斷善卹卒伍身之衣食資仰於官不苟素儉然終不治私產妻子不免饑寒死之日家無餘財性剛簡不飾意氣不得士類之和於時人少所敬貴唯器異姜維云子良襲爵景耀中爲尚書左選郎晉朝廣漢太守

張翼字伯恭犍爲武陽人也高祖父司空浩曾祖父廣陵太守綱皆有名迹益部耆舊傳曰浩字叔明治律春秋游學京師與廣漢鐔粲漢中李郃蜀郡張覇共結爲友善大將軍鄧騭辟浩稍遷尚書僕射出爲彭城相薦隱士閭丘邈等徵拜廷尉延光三年安帝議廢太子唯浩與太常桓焉太僕來歷議以爲不可順帝初立拜浩司空年八十三卒續漢書曰綱字文紀少以三公子經明行脩舉孝廉不就司徒辟以高第爲侍御史漢安元年拜光祿大夫與侍中杜喬等八人同日受詔持節分出案行天下貪廉墨綬有罪便收刺史二千石以驛表聞威惠清忠名振郡國號曰八雋是時大將軍梁冀侵擾百姓喬等七人皆奉命四出唯綱獨埋車輪於洛陽都亭不去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遂上書曰大將軍梁冀河南尹不疑蒙外戚之援荷國厚恩以芻蕘之姿安居阿保不能敷揚五教翼贊日月

而專爲封豕長蛇肆其貪饕甘心好貨縱恣無厭多樹諂諛以害忠良誠天威所不赦大辟所宜加也謹條其無君之心十五事於左皆忠臣之所切齒也書奏御京師震悚時冀妹爲皇后內寵方盛冀兄弟權重於人主順帝雖知綱言不誣然無心治冀冀深恨綱會廣陵賊張嬰等衆數萬人殺刺史二千石冀欲陷綱乃諷尚書以綱爲廣陵太守若不爲嬰所殺則欲以法中之前太守往輒多請兵及綱受拜詔問當得兵馬幾何綱對曰無用兵馬遂單車之官徑詣嬰壘門示以禍福嬰大驚懼走欲閉門綱又於門外罷遣吏兵留所親者十餘人以書語其長老素爲嬰所信者請與相見問以本變因示以詔恩使還請嬰嬰見綱意誠即出見綱綱延置上坐問其疾苦禮畢乃謂之曰前後二千石多非其人杜塞國恩肆其私求鄉郡遠天子不能朝夕聞也故民人相聚以避害二千石信有罪矣爲之者乃非義也忠臣不捐父以求福天子聖人欲文德不敖君以自榮孝子不利合豈不危乎宜深計其利害嬰聞泣曰荒裔愚人數爲二千石所侵枉不堪其困故遂相聚偷生明府仁及草木乃嬰等更生之澤但恐投兵之日不免孥戮耳綱曰豈其然乎要之以天地誓之以日月方當相顯以爵位何禍之有乎嬰曰苟赦其罪得全首領以就農畝則抱戴沒齒爵祿非所望也嬰雖爲大賊起於狂暴自以爲必死及得綱言曠然開明乃辭還營明日遂將所部萬餘人與妻子面縛詣綱悉釋縛慰納謂嬰曰卿諸人一旦解散方垂盪然當條名上之必受封賞嬰曰乞歸故業不願以穢名汙明時也綱以其至誠乃各從其意親爲安處居宅子弟勸以農桑田業並豐南州晏然論功綱當封爲冀所遏絕故不得侯天子美其功徵欲用之嬰等上書乞留在郡二歲建康元年病卒官時年三十六嬰等三百餘人皆衰杖送綱喪至雒陽葬訖爲起冢立祠四時奉祭思慕如喪考妣天子追念不已下詔褒揚除一子爲郎

先主定益州領牧翼爲書佐建安末舉孝廉爲江陽長徙涪陵令遷梓潼太守累遷至廣漢蜀郡太守建興九年爲庲降都督綏南中郎將翼性持法嚴不得殊俗之

歡心者卒劉胄背叛作亂翼舉兵討胄胄未破會被徵當還羣下咸以爲宜便馳騎卽罪翼曰不然吾以蠻夷蠢動不稱職故還耳然代人未至吾方臨戰場當運糧積穀爲滅賊之資豈可以黜退之故而廢公家之務乎於是統攝不懈代到乃發馬忠因其成基以破殄胄丞相亮聞而善之亮出武功以翼爲前軍都督領扶風太守亮卒拜前領軍追論討劉胄功賜爵關內侯延熙元年入爲尚書稍遷督建威假節進封都亭侯征西大將軍十八年與衞將軍姜維俱還成都維議復出軍唯翼庭爭以爲國小民勞不宜黷武維不聽將翼等行進翼位鎭南大將軍維至狄道大破魏雍州刺史王經經衆死於洮水者以萬計翼曰可止矣不宜復進進或毀此大功維大怒曰爲蛇畫足維竟圍經於狄道城不能克自翼建異論維心與翼不善然常牽率同行翼亦不得已而往景耀二年遷左車騎將軍領冀州刺史六年與維咸在劒閣共詣降鍾會于涪明年正月隨會至成都爲亂兵所殺華陽國志曰翼子徵篤志好學官至廣漢太守

宗預字德豔南陽安衆人也建安中隨張飛入蜀建興初丞相亮以爲主簿遷參軍右中郎將及亮卒吳慮魏或承衰取蜀增巴丘守兵萬人一欲以爲救援二欲以

事分割也蜀聞之亦益永安之守以防非常預將命使吳孫權問預曰東之與西譬猶一家而聞西更增白帝之守何也預對曰臣以爲東益巴丘之戍西增白帝守皆事勢宜然俱不足以相問也權大笑嘉其抗直甚愛待之見敬亞於鄧芝費禕遷爲侍中徙尚書延熙十年爲屯騎校尉時車騎將軍鄧芝自江州還來朝謂預曰禮六十不服戎而卿甫受兵何也預答曰卿七十不還兵我六十何爲不受耶

忌載之記牒近爲煩文

芝性驕傲自大將軍費禕等皆避下之而預獨不爲屈預復東聘吳孫權捉預手涕泣而別曰君每銜命結二國之好今君年長孤亦衰老恐不復相見遺預大珠一斛

吳歷曰預臨別謂孫權曰蜀土僻小雖云鄰國東西相賴吳不可無蜀蜀不可無吳君臣憑恃唯陛下重垂神慮又自說年老多病恐不復得奉聖顏孫盛曰夫帝王之保唯道與義道義既建雖小可大殷周是也苟在詐力雖彊必敗秦項是也況乎居偏鄙之城恃山水之固而欲連橫萬里永相資賴哉昔九國建合從之計而秦人卒併六合囚滅營輔車之謀而光武終兼隴蜀夫以九國之彊隴漢之大莫能相救坐觀屠覆何者道德之基不固而彊弱之心難一故也而云吳不可無蜀蜀不可無吳豈不謬哉乃還遷後將軍督永安就拜征西大將軍賜爵關內侯景耀元年以疾徵還成都後爲鎮軍大將軍領兖州刺史時都護諸葛瞻初統朝事廖化過預欲與預共詣瞻許預曰吾等年踰七十所竊已過但少一死耳何求於年

少輩而屑屑造門邪遂不往廖化字元儉本名淳襄陽人也爲前將軍關羽主簿羽敗屬吳思歸先主乃詐死時人謂爲信然因攜持老母晝夜西行會先主東征遇於秭歸先主大悅以化爲宜都太守先主薨爲丞相參軍後爲督廣武稍遷至右車騎將軍假節領并州刺史封中鄉侯以果烈稱官位與張翼齊而在宗預之右漢晉春秋曰景耀五年姜維率衆出狄道廖化曰兵不戢必自焚伯約之謂也知不出敵而力少於寇用之無厭何以能立詩云不自我先不自我後今日之事也咸熙元年春化預俱內徙洛陽道病卒

楊戲字文然犍爲武陽人也少與巴西程祁公弘巴郡楊汰季儒蜀郡張表伯達並知名戲每推祁以爲冠首丞相亮深識之戲年二十餘從州書佐爲督軍從事職典刑獄論法決疑號爲平當府辟爲屬主簿亮卒爲尚書右選部郎刺史蔣琬請爲治中從事史琬以大將軍開府又辟爲東曹掾遷南中郎參軍副貳庲降都督領建寧太守以疾徵還成都拜護軍監軍出領梓潼太守入爲射聲校尉所在清約不煩延熙二十年隨大將軍姜維出軍至芒水戲素心不服維酒後言笑每有傲弄之辭維外寬內忌竟不能堪軍還有司承旨奏戲免爲庶人後景耀四年卒戲性雖簡惮省畧未嘗以甘言加

人過情接物書符指事希有盈紙然篤於舊故居誠存
厚與巴西韓儼黎韜童幼相親厚後儼痼疾廢頓韜無
行見捐戲經紀振卹恩好如初又時人謂譙周無當世
才少歸敬者唯戲重之嘗稱曰吾等後世終自不如此
長兒也有識以此貴戲張表有威儀風觀始名位與戲
齊後至尚書督庶降後將軍先戲沒祁汰各早死戲同
進有李密者字令伯華陽國志曰密祖父光朱提太守縣後
父早亡母何氏更適人密見養於祖母治春秋左氏傳
博覽多所通涉機警雄辨揆事祖母以孝聞其侍疾則泣
涕側息日夜不解帶嘗膳飲湯藥必自口嘗本郡禮命不
應州辟從事尚書郎大將軍主簿太子洗馬奉使聘吳
吳主問蜀馬多少對曰臣以險以官用有餘人間自足吳主與羣
臣汎論道義謂寧爲人弟密曰願爲人兄矣吳主曰何
以爲兄密曰爲兄供養之日長吳主及羣臣皆稱善蜀

平後征西將軍鄧艾聞其名請爲主簿及書招欲與相
見皆不往以祖母年老心在色養晉武帝立太子徵爲
太子洗馬詔書累下郡縣偏遣於是密上書曰臣以險
釁夙遭閔凶生孩六月慈父見背行年四歲舅奪母志
祖母劉愍臣孤弱躬見撫養臣少多疾病九歲不行零
丁孤苦至於成立既無伯叔終鮮兄弟門衰祚薄晚有
兒息外無期功強近之親內無應門五尺之童煢煢孑
立形影相弔而劉早嬰疾病常在牀蓐臣侍湯藥未曾
廢離逮奉聖朝沐浴清化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後刺
史臣榮舉臣秀才臣以供養無主辭不赴命詔書特下
拜臣郎中尋蒙國恩除臣洗馬猥以微賤當侍東宮非
臣隕首所能上報臣具表聞辭不就職詔書切峻責臣
逋慢郡縣偏迫催臣上道州司臨門急於星火臣欲奉
詔奔馳則劉病日篤苟順私情則告訴不許臣之進退
實爲狼狽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猶蒙矜愍
況臣孤苦特爲尤甚且臣少仕僞朝歷職郎署本圖宦
達不矜名節今臣亡國賤俘至微至陋猥蒙拔擢寵命
優渥豈敢盤桓有所希冀但以劉日薄西山氣息奄奄
人命危淺朝不慮夕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
亦無以終餘年母孫二人更相爲命是以區區不敢廢

遠臣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報養劉之日短也烏鳥私情願乞終養臣之辛苦非徒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所見明知皇天后土實所共鑒願陛下矜愍愚誠聽臣微言庶劉僥倖保卒餘年臣生當隕首死當結草臣不勝犬馬怖懼之情武帝覽表曰密不空有名也嘉其誠欵賜奴婢二人下郡縣供養其祖母奉膳及祖母卒服終從尚書郎爲河內溫縣令政化嚴明中山諸王每過溫縣必責求供給溫吏民患之及密至中山王過縣欲求芻茭薪蒸密牋引高祖過沛宴禮老幼桑梓之供一無煩擾伏惟明王孝思維則動識先戒本國望風式歌且舞誅求之碎所未聞命自後諸王過不敢有煩隴西王司馬子舒深敬友密而貴勢之家憚其公直密去官爲州大中正性方直不曲意勢位後失荀勗張華指左遷漢中太守諸王多以爲冤一年去官年六十四卒著述理論十篇安東將軍胡熊與皇甫士安並善之戲以延熙四年著季漢輔臣贊其所頌述今多載于蜀書是以記之於左自此之後卒者則不追論故或有應見稱紀而不在乎篇者也其戲之所贊而今不作傳者余皆注疏本末於其辭下可以粗知其髣髴云爾

昔文王歌德武王歌興夫命世之主樹身行道非唯一時亦由開基植緒光于來世者也自我中漢之末王綱弛紊柄雄豪並起役殷難結生人塗地於是世主感而慮之初自燕代則仁聲洽著行自齊魯則英風播流寄業荊郢則臣主歸心顧援吳越則賢愚賴風奮威巴蜀則萬里肅震厲師庸漢則元惡斂迹故能承高祖之始兆復皇漢之宗祀也然而姦凶懟險天征未加猶孟津之翔師復須戰於鳴條也天祿有終奄忽不豫雖攝歸一

統萬國合從者當時雋乂扶携翼戴明德之所懷致也
蓋濟濟有可觀焉遂乃並述休風動于後聽其辭曰
皇帝遺植爰滋八方別自中山靈精是鍾順期挺生傑
起龍驤始于燕代伯豫君荆吳越憑賴望風請盟挾巴
跨蜀庸漢以并乾坤復秩宗祀惟寧躡基履迹播德芳
聲華夏思美西伯其音開慶來世歷載攸興
贊昭烈皇帝
忠武英高獻策江濱攀吳連蜀權我世眞受遺阿衡整
武齊文敷陳德教理物移風賢愚競心僉忘其身誕靜
邦內四裔以綏屢臨敵庭實耀其威研精大國恨於未
夷
贊諸葛丞相
司徒清風是咨是臧識愛人倫孔音鏘鏘
贊許司徒
關張赳赳出身匡世扶翼儁上雄壯虎烈藩屏左右翻
飛電發濟于艱難贊主洪業侔迹韓耿齊聲雙德交待
無禮並致姦慝悼惟輕慮隕身匡國
贊關雲長張益德
驃騎奮起連橫合從首事三秦保據河潼宗計於朝或
異或同敵以乘釁家破軍亡乖道反德託鳳攀龍

贊馬孟起

翼侯良謀料世典衰委質于主是詘是諮暫思經筭覩事知機

贊法孝直

軍師美至雅氣曄曄致命明主忠情發臆惟此義宗亡身報德

贊龐士元

將軍敦壯摧鋒登難立功立事于時之幹

贊黃漢升

掌軍清節亢然恒常讜言惟司民思其綱

贊董幼宰

安遠彊志允休允烈輕財果壯當難不惑以少禦多殊方保業

贊鄧孔山孔山名方南郡人也以荆州從事隨先主入蜀蜀既定爲犍爲蜀國都尉因易郡名爲朱提太守選爲安遠將軍庲降都督住南昌縣章武二年卒失其行事故不爲傳

揚威才幹欽歙文武當官理任術術辯舉圖殖財施有義有叙

贊費禕伯禕名觀江夏鄳人也劉璋母觀之族

姑璋又以女妻觀觀建安十八年參李嚴軍拒先主於緜竹與嚴俱降先主既定益州拜爲裨將軍後爲巴郡太守江州都督建興元年封都亭侯加振威將軍觀爲人善於交接都護李嚴性自矜高護軍輔匡等年位與嚴相次而嚴不與親褻觀年少嚴二十餘歲而與嚴通狎如時輩云年三十七卒失其行事故不爲傳

屯騎王舊固節不移既就初命盡心世規軍資所恃是辨是裨

贊王文儀

尚書淸尚勑行整身抗志存義味覽典文倘其高風好侔古人

贊劉子初

安漢雍容或婚或賓見禮當時是謂循臣

贊廙子仲

少府修愼王元泰名謀漢嘉人也有容止操行劉璋時爲巴郡太守還爲州治中從事先主定益州領牧以爲別駕先主爲漢中王用荆楚宿士零陵賴恭爲太常南陽黃柱爲光祿勳謀爲少府建興初賜爵關內侯後代賴恭爲太常恭柱謀皆失其行事故不爲傳恭子左爲

丞相西曹令史隨諸葛亮於漢中早夭亮甚惜之與留
府長史參軍張裔蔣琬書曰令史失賴玄掾屬喪楊顒
爲朝中損益多矣顒亦荆州人也後大將軍蔣琬問張
休曰漢嘉前輩有王元泰今誰繼者休對曰至於元泰
州里無繼況鄙郡乎其見重如此襄陽記曰楊顒字子
昭楊儀宗人也入蜀爲巴郡太守丞相諸葛亮主簿亮
嘗自校簿書顒直入諫曰爲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請
爲明公以作家譬之今有人使奴執耕稼婢與炊爨雞
主司晨犬主吠盜牛負重載馬涉遠路私業無曠所求
皆足雍容高枕飲食而已忽一旦盡欲以身親其役不
復付任勞其體力爲此碎務形疲神困終無一成豈其
智之不如奴婢雞狗哉失爲家主之法也是故古人稱
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故邴吉不
問橫道死人而憂牛喘陳平不言知錢穀之數云自有
王者彼誠達於位分之體也今明公爲治乃躬自校簿
書流汗竟日不亦勞乎亮謝之後爲東曹屬典選舉顒
死亮垂泣三日鴻臚明眞何彦英名宗蜀郡郫人也事
廣漢任安學精究安術與杜瓊同師而名問過之劉璋
時爲犍爲太守先主定益州領牧辟爲從事祭酒後援
引圖讖勸先主即尊號踐阼之後遷爲大鴻臚建興中

乾隆四年校刊

卒失其行事故不爲傳子雙字漢偁滑稽談笑有淳于
髡東方朔之風爲雙柏長早卒諫議隱行儒林天文宣
班大化或首或林
贊王元泰何彦英杜輔國周仲宣
車騎高勁惟其泛愛以弱制强不陋危墜
時爲中郎將將兵拒先主於涪詣降先主定益州
以壹爲護軍討逆將軍納壹妹爲夫人章武元年
爲關中都督建興八年與魏延入南安界破魏將
費瑤徙亭侯進封高陽鄉侯遷左將軍十二年丞
相亮卒以壹督漢中車騎將軍假節領雍州刺史
進封濟陽侯十五年卒失其行事故不爲傳壹族
弟班字元雄大將軍何進官屬吳匡之子也以豪
俠稱官位常與壹相亞先主時爲領軍後主世稍
遷至驃騎將軍假節封縣竹侯
安漢宰南奮擊舊鄉剪除蕪穢惟刑以張廣遷蠻濮國
用用强
贊李德昂
輔漢惟聰既機且惠因言遠思切問近對贊時休美和
我業世

贊業贊張君嗣

鎮北敏思籌畫有方導師禳穢遂事成章偏任東隅永命不祥哀悲本志放流殊疆

贊黃公衡

越騎惟忠厲志自祇職于內外念公忘私

贊楊季休

征南厚重征西忠克嶷時選士猛將之烈

贊趙子龍陳叔至叔至名到汝南人也自豫州隨先主名位常亞趙雲俱以忠勇稱建興初官永安都督西將軍封亭侯

鎮南粗强輔元弼名匡襄陽人也隨先主入蜀益州既定爲巴都太守建興中徙鎮南爲右將軍封中鄉侯監軍尚篤劉南和名邕義陽人也隨先主入蜀益州既定爲江陽太守建興中稍遷至監軍後將軍賜爵關內侯卒子式嗣少子武有文與樊建齊名官亦至尚書並豫戎任任自封裔

贊輔元弼劉南和司農性才敷述允章藻麗辭理斐斐有光

贊秦子敕

正方受遺豫聞後綱不陳不儉造此異端斥逐當時任

業以喪

贊李正方

文長剛粗臨難受命折衝外禦鎮保國境不協不和志節言亂疾終惜始實惟厥性

贊魏文長

威公狷狹取異衆人閑則及理逼則傷侵舍順入凶大易之云

贊楊威公

季常良實文經勤類士元言規處仁聞計文經士元皆失其名實行事郡縣處仁本名存南陽人也以荆州從事隨先主入蜀南攻至雒以爲廣漢太守存素不服龐統統中矢卒先主發言嘉歎存曰統雖盡忠可惜然違大雅之義先主怒曰統殺身成仁更爲非也免存官頃之病卒失其行事故不爲傳孔休文祥或才或臧孔休名觀爲荆州主簿別駕從事見先主傳失其郡縣文祥名禎襄陽人也隨先主入蜀歷雒郪令南廣漢太守失其行事子忠官至尚書郎襄陽記曰習禎有風流善談論名亞龐統而在馬良之右子忠亦有名忠子隆爲步兵校尉掌校祕書播播述志楚之蘭芳

贊馬季常衛文經韓士元張處仁殷孔休習文祥

國山休風國山名甫廣漢郪人也好人流言議劉璋時爲州書佐先主定蜀後爲縣竹令還爲荆州議曹從事隨先主征吳軍敗於秭歸遇害子祐有父風官至尚書右選郎永南耽思永南名邵廣漢郪人也先主定蜀後爲州書佐部從事建興元年丞相亮辟爲西曹掾亮南征留邵爲治中從事是歲卒華陽國志曰邵兄邈字漢南劉璋時爲牛鞞長先主領牧爲從事正旦命行酒得進見讓先主曰振威以將軍宗室肺腑委以討賊元功未效先寇而滅邈以將軍之取鄙州甚爲不宜也先主曰知其不宜何以不助之邈曰匪不敢也力不足耳有司將殺之諸葛亮爲請得免久之爲犍爲太守丞相參軍安漢將軍建興六年亮西征馬謖在前敗績亮將殺之邈諫以秦赦孟明用伯西戎楚誅子玉二世不競失亮意還蜀十二年亮卒後主素服發哀三日邈上疏曰呂祿霍禹未必懷反叛之心孝宣不好爲殺臣之君直以臣懼其偪主畏其威故姦萌生亮身杖强兵狼顧虎視五大不在邊臣常危之今亮殞没蓋宗族得全西戎靜息大小爲慶後主怒下獄誅之盛衡承伯言藏言時盛衡名勳承伯名齊皆巴西閬中人也勳劉璋時爲州書佐先主定蜀辟爲左將軍屬後轉州別駕從事卒齊

爲太守張飛功曹飛貢之先王爲尚書郎建興中從事丞相掾遷廣漢太守復爲飛參軍亮卒爲尚書勳齊皆以才幹自顯見歸信於州黨不如姚伷伷字子緒亦閭中人先主定益州後爲功曹書佐建興元年爲廣漢太守丞相亮北駐漢中辟爲掾並進文武之士亮稱曰忠益者莫大於進人進人者各務其所尚今姚掾並存剛柔以廣文武之用可謂博雅矣願諸掾各希此事以屬其望遷爲參軍亮卒稍遷爲尚書僕射時人服其眞誠篤粹延熙五年卒在作贊之後孫德果銳孫德名福梓潼涪人也先主定益州後爲書佐西充國長成都令建興元年爲江州督揚威將軍入爲尚書僕射封平陽亭侯延熙初大將軍蔣琬出征漢中福以前監軍領司馬卒益部耆舊雜記曰諸葛亮於武功病篤後主遣福省侍遂因諮以國家大計福在具宣聖旨聽亮所言至別去數日忽馳思未盡其意遂却騎馳還見亮亮語福曰孤知君還意近日言語雖彌日有所不盡更來一決耳君所問者公琰其宜也福謝前實失不諮請公如公百年後誰可任大事者故輒還耳乞復請蔣琬之後誰可任者亮曰文偉可以繼之又復問其次亮不答福還奉使稱旨福爲人精識果銳敏於從政子驤

字叔龍亦有名官至尚書郎廣漢太守偉南篤常偉南名朝永南兄郡功曹舉孝廉臨邛令入爲別駕從事隨先主東征吳章武二年於永安益部耆舊雜記曰朝又有一弟早亡各有才望時人號之李氏三龍華陽國志曰羣下上先主爲漢中王其文朝所造也臣松之案耆舊所記以朝邵及早亡者爲三龍邈之狂直不得在此數德緒義彊志壯氣剛德緒名祿巴西安漢人也先主定益州爲郡從事牙門將建興三年爲越雋太守隨丞相亮南征爲蠻夷所害時年三十一弟衡景耀中爲領軍義彊名士廣漢鄭人國山從兄也從先主入蜀後舉孝廉爲符節長遷牙門將出爲宕渠太守徙在犍爲會丞相亮南征轉爲益州太守將南行爲蠻夷所害濟修志蜀之芬香

贊王國山李永南馬盛衡馬承伯李孫德李偉南龔德緒王義彊

休元輕寇損時致害休元名習南郡人隨先主入蜀先主東征吳習爲領軍統諸軍大敗於猇亭文進奮身同此顛沛文進名南亦自荊州隨先主入蜀領兵從先主征吳與習俱死時又有義陽傅彤先主退軍斷後拒戰兵人死盡吳將語彤令降彤罵曰吳狗何有漢將軍降

者遂戰死拜子儉爲左中郎後爲關中都督景耀六年又臨危授命論者嘉其父子奕世忠義蜀記載晉武帝詔曰蜀將軍傅僉前在關城身拒官軍致死不顧僉父彤復爲劉備戰亡天下之善一也豈由彼此以爲異僉息著募後没入奚官免爲庶人患生一人至於弘大

贊馮休元張文進

江陽剛烈立節明君兵合遇寇不屈其身單夫隻役隕命於軍

贊程季然季然名畿巴西閬中人也劉璋時爲漢昌長縣有賓人種類剛猛昔從高祖以定關中巴西太守龐羲以天下擾亂郡宜有武衛頗招合部曲有讒於璋說羲欲叛者璋陰疑之羲聞甚懼將謀自守遣畿子郁宣旨索兵自助畿報曰郡合部曲本不爲叛雖有交搆要在盡誠若必以懼遂懷異志非畿之所聞并赦郁曰我受州恩當爲州牧盡節汝爲郡吏當爲太守效力不得以吾故有異志也羲使人告畿曰爾子在郡不從太守家將及禍畿曰昔樂羊爲將飲子之羹非父子無恩大義然也今雖復已子吾必飲之義知畿必不爲己厚陳謝於璋以致無咎璋聞之遷畿江陽太守先主

領益州牧辟爲從事祭酒後隨先主征吳遇大軍敗績泝江而還或告之曰後追已至解船輕去乃可以免畿曰吾在軍未曾爲敵走況從天子而見危哉追人遂及畿船畿身執戟戰敵船有覆者衆大至共擊之乃死

公弘後生卓爾奇精夭命二十悼恨未呈

贊程公弘名祁季然之子也

古之奔臣禮有來徧怨興同官不顧大德靡有匡救倍成奔北自絕于人作笑二國

麋芳士仁郝普潘濬麋芳字子方東海人也爲南郡太守士仁字君義廣陽人也爲將軍在公安統屬關羽與羽有隙叛迎孫權郝普字子大義陽人先主自荆州入蜀以普爲零陵太守爲吳將呂蒙所譎開城詣蒙潘濬字承明武陵人也先主入蜀以爲荆州治中典留州事亦與關羽不穆孫權襲羽遂入吳普至廷尉濬至太常封侯

益部耆舊雜記載王嗣常描衛繼三人皆劉氏王蜀時人故錄于篇

王嗣字承宗犍爲資中人也其先延熙世以功德顯著舉孝廉稍遷西安圍督汶山太守加安遠將軍綏集羌

胡咸悉歸服諸種素桀惡者皆來首降嗣待以恩信時北境得以寧靜大將軍姜維每出北征羌胡出馬牛羊氈毡及義穀裨軍糧國賴其資遷鎮軍故領郡後從維北征爲流矢所傷數月卒戎夷會葬贈送數千人號呼涕泣嗣爲人美厚篤至衆所愛信嗣子及孫羌胡見之如骨肉或結兄弟恩至於此

常播字文平蜀郡江原人也播仕縣主簿功曹縣長廣都朱游建興十五年中被上官誣劾以逋没官穀當論重罪播詣獄訟爭身受數千杖肌膚刻爛毒痛慘至更歷三獄幽閉二年有餘每將考掠吏先驗問播不答言但急行罰無所多問辭終不撓事遂分明長免刑戮時唯主簿楊玩亦證明其事與播辭同衆咸嘉播忘身爲君節義抗烈舉孝廉除鄨長年五十餘卒書於舊德傳後縣令頹川趙敦圖其像贊頌之

衛繼字子業漢嘉嚴道人也兄弟五人繼父爲縣功曹繼爲兒時與兄弟隨父游戲庭寺中縣長蜀郡成都張君無子數命功曹呼其子省弄甚憐愛之張因言宴之間語功曹欲乞繼功曹卽許之遂養爲子繼敏達夙成學識通博進仕州郡歷職清顯而其餘兄弟四人各無堪當世者父恒言已之將衰張明府將盛也時法禁以

異姓爲後故復爲衞氏屢遷拜奉車都尉太尚書忠篤信厚爲衆所敬鍾會之亂遇害成都

許曰鄧芝堅貞簡亮臨官忘家張翼亢姜維之銳宗預禦孫權之嚴咸有可稱楊戲商略意在不羣然智度有短殆罹世難云

蜀志卷十五

鄧芝先主累遣宋瑋費禕等與相報答○宋瑋先主傳作宗瑋

張翼高祖父司空浩○浩後漢書作晧

宗預權大笑喜其抗直○抗直太平御覽作盡直通鑑作盡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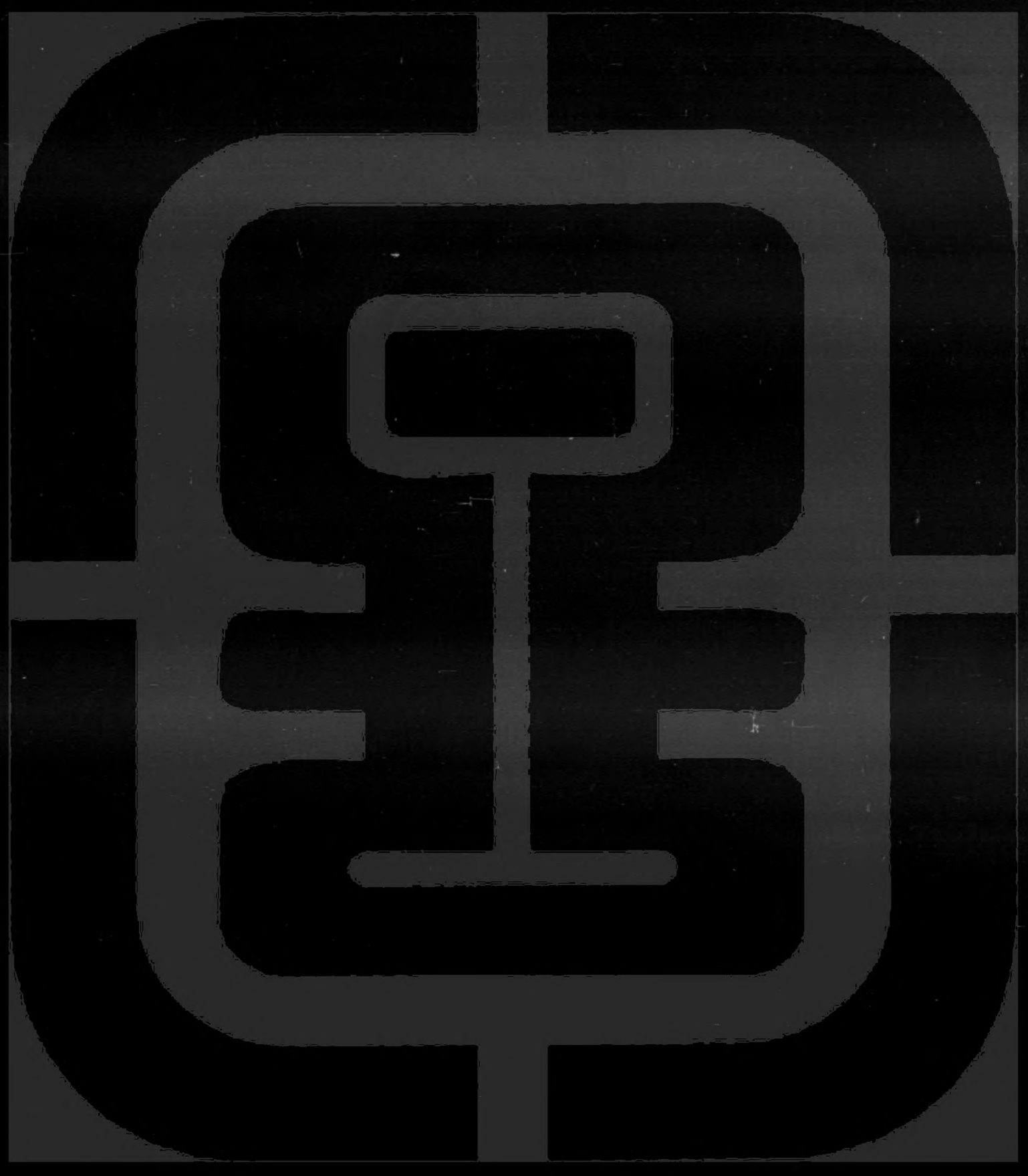
祁汰各早死注戲同縣後進有李密者○文選李密一作盡直

遺預大珠一斛注夫帝王之保唯道與義○保元本作寶

楊戲楊戲字文然○戲華陽國志作羲

名虔

贊王元泰何彦英杜輔國周仲宣○輔國毛本作國輔

贊程季然注吾在軍未曾爲敵走○曾華陽國志作習

衞繼屢遷拜奉車都尉大尚書○大宇疑衍